宋本每半頁十一行行廿二字

# 雲谿友議序

五雲谿人范攄纂

近代何自然續笑林劉夢得撰嘉話録或偶爲編次論者稱美余少遊秦吴楚宋有名山水者無不弛駕躊躇遂興長往之跡每逢寒素之士作清苦之吟或樽酒和酬稍蠲於遠思矣諺云街談巷議倏有裨於王化野老之言聖人採擇孔子聚萬國風謡以成其春秋也江海不却細流故能爲之大攄昔藉衆多因所聞記雖未近於丘墳豈可昭於雅量或以篇翰嘲謔率爾成文亦非盡取華麗因

事録焉是曰雲谿友議儻論交會友庶希於一述
乎



目上空三格下亦空三格

題上低四格

# 雲谿友議卷上

名儒對　南陽録　苧蘿遇　魯公明
眞詩解　毗陵出　巫詠難　靈丘誤□□□
□□□襄陽傑　馮生佞　江都事　南海非
四背篇　嚴黄門　哀貧誡　古製興
夷君誚　餞歌序　宗兄悼　夢神姥
王泉祠　舞娥異

## 名儒對

王僕射起再主禮闈遠邇稱揚皆以文德巍巍聿興之也武宗皇帝詔至殿曰朕近見二字一刄一

旁莫能詳也特詢於鄉王公對曰臣於三教經典竊常遍覽向者二字群書未之見也未審天顔何文而得周穆王傳有齊畬二字經百儒宗但言古馬名不敢分於飛兎騕褭于今靡有詳之者也上笑曰知卿夙儒學綜朝野偶爲此二字相試非於經籍而得之遂賜金綵等乃知王公三學之中無不通曉我唐之孔鄭乎

□□□□南陽録

李筌郎中爲荆南節度判官集閫外春秋十卷既成自鄙之曰常文也乃注黄帝陰符經兼成大義至禽獸之制在氣經年懵然不解忽夢烏衣人引理而教之其書遂行於世僉謂鬼谷留侯復生也所謂玄龜食蟒黄要服虎飛鼠斷猿狼狐嚙鶴以小服大皆得烏衣之旨筌遂通其義也筌後爲鄧州刺史常夜占星宿而坐一夕三更東南隅忽見異氣明旦呼吏於郊市如産男女者不以貧富悉取至焉過十餘輩筌視之曰皆凡骨也重令於村落搜訪之乃得牧羊胡婦一子李君慘容曰此假天子也座客勸殺之筌以爲不可曰此胡鶵必爲國盗古亦如然殺假恐生真矣則安禄山生於南陽異人先知之矣梁代志公讖曰兩角女子緑衣裳端坐太行邀君王

題目低四格下仝

一止之月自滅亡解曰兩角女子安字也綠衣祿字也太行山字也一止正字也祿山果于正月死也後李遐周讖曰樵市人將盡函關馬不歸道逢山下鬼環上繫羅衣又曰此天下之事不可卒去是以石勒致鹿奔之兆桓玄動星光之瑞王夷甫宋高祖非不欲早害玄勒稱於太平殺之不得矣梁武帝視太白之變而下殿奔後愧於夷狄之主允爲大盜者必有異也筌首知之知之而不可禳也

口口口口 苧蘿遇

王軒少爲詩寓物皆屬詠頗聞淇澳之篇遊西小江泊舟苧蘿山際題西施石曰嶺上千峯秀江邊細草春今逢浣紗石不見浣紗人題詩畢俄而見一女郎振瓊璫扶石笋低佪而謝曰妾自吳宮還越國素衣千載無人識當時心比金石堅今日爲君堅不得既爲鴛鸞之會仍爲恨別之詞後有蕭山郭凝素者聞王軒之遇每適於浣溪日夕長吟屢題歌詩於其石寂爾無人乃鬱怏而返進士朱澤嘲之聞者莫不嗤笑凝素内恥無復斯遊澤詩曰三春桃李本無言苦被殘陽鳥雀喧借問東隣效西子何如郭素擬王軒

魯公明

謝

宋本亦作妻

顔魯公爲臨川内史澆風莫競文教大行康樂巳
來用爲嘉譽也邑有楊志堅者嗜學而居貧鄉人
未之知也山妻猒其饘臛不足索書求離志堅以
詩送之曰平生志業在琴詩頭上如今有二絲漁
父尚知谿谷暗山妻不信出身遲荊釵任意撩新
鬢明鏡從他別畫眉今日便同行路客相逢即是
下山時其妻持詩詣州請公牒以求別醮顔公案
其妻曰楊志堅素爲儒學遍覽九經篇詠之間風
騷可摭愚妻覩其未遇遂有離心王歡之廩既虛
豈遵黃卷朱叟之妻必去寧見錦衣惡辱鄉閭敗

傷風俗若無褒貶侥倖者多阿王決二十後任改
嫁楊志堅秀才贈布絹各二十疋祿米二十石便
署隨軍仍令遠近知悉江左十數年來莫有敢弃
其夫者

眞詩解

濠梁人南楚材者旅遊陳潁歲久潁守慕其儀範
将欲以子妻之楚材家有妻以受潁牧之眷深忽
不思義而輒巳諾之遂遣家僕歸取琴書等似無
返舊之心也或謂求道青城訪僧衡岳不親名宦
唯務玄虛其妻薛媛善書畫妙屬文知楚材不念

同字宋本空一格

糟糠之情別倚絲蘿之勢對鏡自圖其形并詩四韻以寄之楚材得妻真及詩範遽有雋不疑之讓夫婦遂偕老焉里語曰當時婦棄夫今日夫離婦若不逞丹青空房應獨自薛媛寫真寄夫詩曰欲下丹青筆先拈寶鏡端已驚顏索寞漸覺鬢凋残淚眼描將易愁腸寫出難恐君渾忘却時展畫圖看

毗陵出

愼氏者毗陵慶亭儒家之女三史嚴灌夫因遊彼遂結姻好同載歸蘄春經十餘秋無胤嗣灌夫乃拾其過而出妻令歸二浙愼氏慨然登舟親戚臨流相送妻乃爲詩以訣灌夫灌夫覽詩悽感遂爲夫婦如初雲谿子曰曹叔妻叙東征之賦劉伶室作誡酒之辭以女子之所能寔其罕矣爰書薛媛之事斯可附焉愼氏詩曰當時心事已相關雨散雲飛一餉間便是孤帆從此去不堪重過望夫山

巫詠難

秭歸縣繁知一聞白樂天將過巫山先於神女祠粉壁大署之曰蘇州刺史今才子行到巫山必有詩爲報高唐神女道速排雲雨候清詞白公覩題

二字偏右

處悵然邀知一至曰歷陽劉郎中禹錫三年理白
帝欲作一詩於此怯而不爲罷郡經過悉去千餘
首詩但留四章而已此四章者乃古今之絕唱也
而人造次不合爲之沈佺期詩曰巫山高不極合
沓奇狀新闇谷疑風雨幽崖若鬼神月明三峽曙
潮滿九江春爲問陽臺客應知入夢人王無競詩
曰神女向高唐巫山下夕陽徘徊作行雨婉孌逐
荊王電影江前落雷聲峽外長霽雲無處所臺館
曉蒼蒼李端詩曰巫山十二重皆在碧虛中迴合
雲藏日霏微雨帶風猿聲寒渡水樹色暮連空愁

向高唐去千秋見楚宮皇甫冉詩曰巫峽見巴東
迢迢出半空雲藏神女館雨到楚王宮朝暮泉聲
落寒暄樹色同清猿不可聽偏在九秋中白公但
吟四篇與繁生同濟竟而不爲歟太尉李德裕鎮
渚宮嘗謂賓侶曰余偶欲遙賦巫山神女一詩下
句云自從一夢高唐後可是無人勝楚王晝夢宵
征巫山似欲降者如何段記室成式曰屈平流放
湘沅椒蘭友而不爭卒葬江魚之腹爲曠代之悲
宋玉則招屈之魂明君之失恐禍及身遂假高唐
之夢以惑襄王非眞夢也我公作神女之詩思神

女之會唯慮成夢亦恐非眞李公遐懟其文不編集於卷也

## 靈丘誤

麻姑山山谷之秀草木所奇鄧仙客至延康四五代爲國道師而錫紫服洎死自京輦歸葬是山是謂屍解也然卷爲丘壠松栢相望詞人經過必當興詠幾千首矣忽有一少年偶題一絕句不言姓字但云天嶠遊人耳後來觀其所刺無復爲文且鄧氏之名因斯稍減矣詩曰鶴老芝田鷄在籠上清郷與俗塵同旣言白日昇仙去何事人間有殯宮

## 襄陽傑

鄭太穆郎中爲金州刺史致書於襄陽于司空頔鄭書傲倪自若似無郡吏之禮書曰閤下爲南溟之大鵬作中天之一柱騫騰則日月暗搖動則山嶽頹眞天子之爪牙諸侯之龜鏡也太穆孤幼二百餘口飢涷兩京小郡俸薄尚爲衣食之憂溝壑之期斯須至矣伏惟賢公息雷霆之威垂特達之節賜錢一千貫絹一千疋器物一千事米一千石奴婢各十人且曰分千樹一葉之影即是濃陰滅

四海數滴之泉便爲膏澤于公覽書亦不嗟訝曰鄭使君所須各依來數一半以戎旅之際不全副其本望也又有匡廬符載山人遣三尺童子齎數幅之書乞買山錢百萬公遂與之仍加紙墨衣服等又有崔郊秀才者寓居於漢上蘊積文藝而物產罄懸無何與姑婢通每有阮咸之從其婢端麗饒彼音律之能漢南之最也姑貧鬻婢於連帥連帥愛之以類無雙（無雙即薛太保愛妾至今圖畫觀之）給錢四十萬寵眄彌深郊思慕無已即強親府署願一見焉其婢因寒食來從事家值郊立於柳陰馬上連泣誓若山河崔生贈之以詩曰公子王孫逐後塵綠珠垂淚滴羅巾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或有嫉郊者寫詩於于座公覩詩令召崔生左右莫之測也郊則憂悔而已無處潛遁也及見郊握手曰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便是公製作也四百千小哉何斬一書不早相示遂命婢同歸至於幃幌奩匣悉爲增飾之小阜崔生矣初有客自零陵來稱戎昱使君席上有善歌者襄陽公遽命召焉戎使君豈敢違命逾月而至及至令唱歌乃戎使君送妓之什也公曰丈夫不能立功

立業爲異代之所稱豈有奪人姬愛爲己之嬉娛以此觀之誠可竄身於無人之地遂多以繒帛責行手書遜謝於零陵之守也雲谿子曰王敦驅女樂以給軍士楊素歸徐德言妻臨財莫貪於色不悋者罕矣時人用爲雅譚歷觀國朝挺特英雄未有如襄陽公者也戎使君詩曰寶鈿香蛾翡翠裙粧成掩泣欲行雲殷懃好取襄王意莫向陽臺夢使君

馮生佞

維陶貟外蜀川人也上第後稍薄於親黨其舅雲安劉敬之罷舉歸三峽素事篇章讓陶不寄書曰山近衡陽雖少鴈水連巴蜀豈無魚陶得詩悖赧方有狐首之思歟後爲簡州牧自比之謝宣城柳吳興也賓至則折挫之閽者亦息投贄者稀得見乎有馮道明下第請謁去與貟外故舊閽者以道明言啓之及引進陶訶曰與公昧平生何方相識矣道明曰誦貟外之言仰貟外之德詩集中日得相見何隔平生也遂吟曰立當青草人先見行近白蓮魚未知又曰江聲秋入寺雨氣夜侵樓又曰閉門客到常疑病滿院花開不似貧陶聞吟欣狎

魁字大字直下

徛道明如曩昔之友君子以雍君矜誇而好媚馮
子匪藝而求知其兩違之文園豈尚也

江都事

李相公紳督大梁日聞鎮海軍進健卒四人一曰
富蒼龍二曰沈萬石三曰馮五千四曰錢子濤悉
能拔橛角觝之戲既至果然趫徑也翌日於毬場
内犒勞以駕車老牛筋皮爲炙瘤魁之臠魁酒鐏也盛一
斗二升多以猶梚榴爲之或銅鑄也坐四輩於地茵大柈令食之萬
石等三人視炙堅麤莫敢就食獨五千瞋目張口
兩手捧炙如虎啖肉丞相曰真壯士也可以撲殺



西域健胡又令試於觝戲蒼龍等亦不利獨五千
勝之十萬之衆爲之披靡於是獨進五千蒼龍等
退還本道語曰壯兒過大梁如上龍門也大梁城
北門常扃鐍不開開必有事公命開之騾子營騷
動軍府乃悉誅之自此平泰也李公既治淮南決
吳湘之獄而持法清峻犯者無宥有嚴張之風也
狡吏姦豪潛形疊迹然出於獨見寮佐莫敢言之
李元將評事及弟仲將僑寓江都李公羇旅之年
每止於元將之館而叔呼焉榮達之後元將稱弟
稱姪皆不悅也及爲孫子方似相容又有崔巡官

者昔居鄭圃也與丞相同年之舊特遠來謁纔到
客舍不意家僕與市人有競詰其所以僕人曰宣
州館驛崔巡官下其僕市人皆抵極法令捕崔至
曰昔嘗識君到此何不相見也崔生叩頭謝曰適
憩旅舍日已遲晚相公尊重非時不敢具陳卑禮
伏希哀憐獲歸鄉里遂縻留服罪笞股二十送過
秣陵貌若死灰莫敢慟哭時人相謂曰李公宗叔
翻爲孫子故人忽作流囚邑客黎人懼罹不測之
禍渡江過淮者衆矣主吏啓曰户口逃亡不少丞
相曰汝不見淘麥乎秀者在下糠粃隨流隨流者

不必報來自此一言竟無踰境者也又忽有少年
勢似疎簡自云辛氏郎君來謁丞相於晤對之間
未甚周至懸車白尚書先寄元相公詩曰悶勸迃
辛酒閒吟短李詩且曰辛大丘度性迃嗜酒李二
十紳短而能詩辛氏郎君即丘度之子也謂李公
曰小子每憶白廿二丈詩曰悶勸疇昔酒閒吟廿
丈詩李公笑曰辛大有此狂兒吾敢不存舊矣凡
是官族相快辛氏子之能忤誕丞相之受侮剛腸
暫屈乎有一曹官到任儀質頗似府公府公見而
惡之書其狀曰着青把笏也請料錢覩此形骸足

可傷嘆左右皆竊笑焉又有宿將有過請罰且云
臭老兵倚恃年老而刑不加若在軍門一百也決
竟不免其櫝楚凡所書判或是卒然故趣事皆驚
神破膽矣初李公赴薦常以古風求知呂先化温
謂齊貞外煦及弟恭曰吾觀李二十秀才之文斯
人必爲卿相果如其言詩曰春種一粒粟秋收萬
顆子四海無閑田農夫猶餓死鋤禾日當午汗滴
禾中土誰知盤中飡粒粒皆辛苦先是元相公廉
察江東之日修龜山寺魚池以爲放生之銘戒其
僧曰勸汝諸僧好護持不須垂釣引青絲雲山莫

猒看經坐便是浮生得道時李公到鎮遊于野寺
覩元公之詩而笑曰僧有漁罟之事必投於鏡湖
後有犯者堅而不恕焉復爲二絶而示之云剃髮
多緣是代耕好聞人死惡人生祇園說法無高下
爾輩何勞尚世情汲水添池活白蓮十千鬐鬣盡
生天凡庸不識慈悲意自葬江魚入九泉忽有老
僧詣謁願以因果喻之丞相問阿師從何處來荅
云貧道從來處來遂決旦十曰任從去處去至如
浮薄賓客莫敢候門三教所來俱有區別海内服
其才俊終于相者也初貧遊無錫惠山寺累以佛

經爲文藁致主藏僧毆打終身所憾焉後之剡川天宮精舍凭笈而晝寢有老僧齋罷見一大虵上刹前李樹食其子焉恐其遺毒而人誤食之徐徐驅下虵乃望東序而去遂入李秀才懷中倏而不見矣公乃驚覺老僧曰秀才睡中有所覩否李公曰夢中上李樹食李甚美似有一僧相逼及寤乃見上人老僧知此客非常延歸本院經數年而辭赴舉將行贐以衣鉢之資酷諭之曰郎君身必貴矣然勿以僧之尤過貽於禍難及領會稽僧有犯者事無巨細皆至極刑唯憶無錫之時也遂更剡川爲龍宮寺額嗟老僧之已逝爲其營塔立碑平生之修建只於龍宮一寺矣雲溪子曰蕭相國立殊勳方明昴宿（前漢史謂酇侯昴星之精爾）杜元凱因醉吐始見虵形則李公食李於龍宮其不謬矣

南海非

房千里博士初上第遊嶺徼詩序云有進士韋滂者自南海邀趙氏而來十九夕爲余妾余以鬢髮蒼黃倦於遊從將爲天水之別止素秋之期縱京洛風塵亦其志也趙屢對余潸然恨恨者未得偕行即泛輕舟暫爲南北之夢歌陳所契詩以寄情

曰鸞鳳分飛海樹秋忍聽鍾鼓越王樓只應霜月明君意緩撫瑶琴送我愁山遠莫教雙淚盡鴈來空寄八行幽相如若返臨卭市畫舸朱軒萬里遊萬里橋在蜀州房君至襄州逢許渾侍御赴弘農公番禺之命千里以情意相託許其諾焉纔到府邸遣人訪之擬持薪粟給之曰趙氏却從韋秀才矣許與房韋俱有布衣之分欲陳之慮傷韋義不述之似負房言素欵難名爲詩代報房君既聞幾有歐陽四門詹太原之喪歐陽太原亡姬之事孟簡尚書已有序詩述之矣渾寄房秀才詩曰春風白馬紫絲韁正値蚕眠未採桑五夜有心隨暮雨百年無節待秋霜重尋繡帶朱藤合却認羅裙碧草長爲報西遊減離恨阮郎纔去嫁劉郎

四背篇

劉長卿郎中皆謂前有沈宋王杜後有錢郎劉李劉君曰李嘉祐郎士元焉得與予齊稱也每題詩不言其姓但長卿而已以海內合知之乎士林或之譏也宋雍初無令譽及嬰瞽疾其詩名始彰盧貟外綸作擬僧之詩僧清江作七夕之詠劉隨州有眼作無眼之句宋雍無眼作有眼之詩詩流以

爲四背或去四倒然辭意悲爲佳致乎盧公詩曰願得遠公知姓字焚香洗鉢過餘生清江上人詩曰唯愁更漏促離别在明朝劉隨州詩曰細雨濕衣看不見閒花落地聽無聲宋君詩曰黃鳥不堪愁裏聽綠楊宜向雨中看

## 嚴黃門

武后朝嚴安之定之昆弟也安之爲長安戎曹權過京尹至今爲寮者願得安之之術焉定之則登歷臺省亦有時名娶裴卿之女纔三夕其妻夢一人佩服金紫美鬚髯曰諸葛亮也來爲夫人兒既妊而產嬰孩其狀端偉頗異常流定之薄其妻而愛其子嚴武年八歲詢其母曰大人常厚玄英（玄英定之妾也）未常慰省阿母何至於斯乎母曰吾與汝母子也以汝尚幼未之知也汝父薄幸嫌吾寢陋枕席數宵遂即懷汝自後相棄如離婦焉其母悽咽武亦憤惋難處候父既出玄英方睡武持小鐵鎚擊碎其首及定之歸驚愕視之乃斃矣左右曰小郎君戲運鐵鎚而致之定之呼武至曰汝何戲之甚矣武曰焉有大朝人士厚其侍妾困辱兒之母乎故須擊殺非戲之也父曰眞嚴定之之子而每

謂原作爲校作謂

抑過恐其非器武年二十三爲給事黃門侍郎明年擁旄西蜀累於飲筵對客騁其筆札杜甫拾遺乘醉而言曰不謂嚴定之有此兒也武恚目久之曰杜審言孫子擬捋虎鬚合座皆笑以彌縫之武曰與公等飲饌謀歡何至於祖考矣房太尉綰亦微有所誤憂怖成疾武母恐害賢良遂以小舟送甫下峽母則可謂賢也然二公幾不免於虎口乎李太白爲蜀道難乃爲房杜之危也略曰劒閣崢嶸而崔嵬一夫當門萬夫莫開所守或非人化爲狼與豺（此謂武之酷暴矣）朝避猛虎夕避長虵磨牙吮血



殺人如麻錦城雖云樂不如早還家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側身西望長咨嗟杜初自作閬中行豺狼當路無地遊從或謂章仇大夫兼瓊爲陳拾遺雪獄（陳晃字子昂）高適侍御與王江寧昌齡申冤當時用爲義士也李翰林作此歌朝右聞之疑嚴武有劉焉之志支屬刺史章彝因小瑕武遂棒殺後爲彝外家報怨嚴氏遂微焉

## 哀貧誡

余以曾子迴車不入勝母之閭吕不韋有桐輪之媚是乃曾參立孝行之名不韋抱滛邪之責邇之

渚 宋原作諸 校作渚

進退者豈以二子而隲是非乎渚宮有李令者自宰延安本狡猾之徒也強爲篇章而干謁時貴有歸評事任江陵醝院常懷卹士之心李令既識歸君累求救貸而悉皆允諾又云某欲尋親湖外輒假舍而安家族歸君亦敏諾之李且乘舟而去不二旬其妻遣僕使告乏餱粮主人拯其乏絶李忽寄書於醝院情況款密且異尋常書中有贈家室等詩一首意欲組織歸君歸君怏恨悔而不能明與率武陵渠江之務以糊其口焉舉士沈擢既違名路從知長沙每述於同院衆賓用兹戒愼也李令寄妻詩曰有人教我向衡陽一度思歸欲斷腸爲報艷妻兼少女與吾覓取朗州場

古製興

文宗元年秋詔禮部高侍郎鍇復司貢籍曰夫宗子維城本枝百代封爵便宜無令廢絶常年宗正寺解送人恐有浮薄以忝科名在卿精揀藝能勿妨賢路其所試賦則準常規詩則依齊梁體格乃試琴瑟合奏賦霓裳羽衣曲詩主司先進五人詩其最佳者其李肱乎次則王收日斜見賦則文選中雪賦月賦也況肱宗室德行素明人才俱美敢

不公心以韋聖教乃以牓元及第霓裳羽衣曲詩任用韻李肱開元太平時萬國賀豐歲梨園獻舊曲玉座流新製鳳管勢參差霞衣競搖曳醼罷水殿空輦餘春草細蓬壺事已久仙樂功無替詎肯聽遺音聖明知善繼上披文曰近屬如肱者其不忝乎有劉安之識可令著書執馬孚之正可以爲傳秦嬴統天下子弟同匹夫根本之不深固曹冏曷不非也評曰李君文章精練行義昭詳策名於春哲之朝得路於韋蕭之室然止於岳齊二牧未登大任其有命焉

## 夷君誚

登州賈者馬行餘轉海擬取昆山路適桐廬時遇西風而吹到新羅國新羅國君聞行餘中國而至接以賔禮乃曰吾雖夷狄之邦歲有習儒者擧於天闕登第榮歸吾必祿之且厚乃知孔子之道被於華夏乎因與行餘論及經籍行餘避位曰庸陋賈豎長養雖在中華但聞土地所宜不識詩書之義熟詩書明禮律者其唯士大夫乎非小人之事也遂乃言辭揚舲背扶桑而去新羅君訝曰吾以中國之人盡閑典教不謂尚有無知之俗歟行餘

還至鄉井自以貪恡百味好衣愚昧不知學道爲夷狄所咄況於英哲也

餞歌序

李尚書訥夜登越城樓聞歌曰鴈門山上鴈初飛其聲激切召至曰去籍之妓盛小蘩也曰汝歌何善乎曰小蘩是梨園供奉南不嫌女甥也所唱之音乃不嫌之授也今色將衰歌當廢矣時察院崔侍御元範自府幕而拜即赴闕庭李公連夕餞崔君於鏡湖光候亭屢命小蘩歌餞在座各爲一絶句贈送之亞相爲首唱矣崔下句云獨向栢臺爲



老吏皆曰侍御鳳閣中書即其程也何以老於栢臺衆請改之崔讓曰其但止於此任寧望九遷乎是年秋崔君鞫獄於譙中乃終於栢臺之任矣楊封盧高數篇亦其次也聽盛小叢歌送崔侍御浙東廉使李訥綉衣奔命去情多南國佳人歛翠蛾曾向教坊聽國樂爲君重唱盛叢歌奉和亞台御史崔元範楊公留宴峴山亭洛浦高歌五夜情獨向栢臺爲老吏可憐林木響餘聲團練判官楊知至燕趙能歌有幾人落花迴雪似含嚬聲隨御史西歸去誰伴文翁怨九春觀察判官封彥冲蓮府

時詩宋本原作諸改

紫髯宋本作馬見
校改作紫髯

纔爲綠水賓虞杲之在王儉府似芙蓉泛綠水故有此句忽乘駿馬入
咸秦爲君唱作西河調日暮偏傷去住人觀察支
使盧歎何郎戴𠣏別賢侯更吐歌珠宴庾樓莫道
江南不同醉即陪舟檝上京遊前進士高湘謝安
春渚餞袁宏千里仁風一扇清歌黛慘時方酩酊
不知公子重飛觥處士盧溵烏臺上客紫髯公共
捧天晝靜鏡中桃葉不須歌白苧耶溪暮雨起樵
風

宗兄悼

勝倪苦心爲詩嘉聲早播遠之吉州謁宗人邁郎

集缺、

中吉守以吾家鮮士此弟則千里之駒也每吟其
白髮不知容相國也同閒客滿頭生又題鷺鷥障
子云映水有深意見人無懼心且曰魏文酷陳思
之學潘岳褒正叔之文貴集一家之芳安以宗從
疏遠矣倪既秋試捧笈告遊及留詩一首爲別勝
君得之悵然曰此生必不與此子再相見也乃祖
於大皐之閣別異常情倪至秋深逝於商於之舘
含聞者莫不傷悼焉倪詩曰秋初江上別旌旗故
國無家淚欲垂千里未知投足處前程便是聽猿
時誤攻文字身空老却返樵漁計已遲羽翼凋零

元宋本有朱批云有疑

羽缺之

飛不得丹霄無路接差池

夢神姥

盧著作肇爲華州紇干公泉防禦判官遊仙掌諸峯歇馬于巨靈廟忽寐夢在數間空舍中見一老嫗於大釜中燃火盧君詢其所由曰老人是華岳神母也又問釜中煑者何物母曰椽子也用此奚爲母愀然曰食之也盧曰且兒爲五岳神主厭於禱祠母食樹子豈無奉養之志乎母曰以神鬼之道雖有君臣父子禍福本不相及矣祈祭之所不呼名字者不得饗焉盧夢畢召岳廟祝別置神母位常饌出生一分公宴則闕在家忽遺忘之餞咽而體中不快也雲谿子曰親聞范陽所述故書之

玉泉祠

余以鬼神之道難明也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朝賢后於盟津報受禪於晉壤禱祀名山大川則其兆應也蜀前將軍關羽守荊州夢猪齧足自知不祥語其子曰吾衰暮矣是若征吳必不還爾果爲吳將呂蒙麾下所殛蜀遂亡荊州今吳楚之俗夢半猪者乃書其屋柱而之禳玉泉祠天下謂四絶之境或言此祠鬼興土木之功而樹祠曰三郎神三郎即關三郎也兇敬

鄙缺、

雙垂二字小字並寫

與宋本訛以校作與

者則鬄鬑似覩之緇俗居者外戶不閉財帛縱橫莫敢盜者廚中或先肯食者須刻大掌痕出其面歷旬愈明侮慢者則長虵毒獸隨其後所以懼神之靈如履氷谷非齋戒護淨莫得居之

## 舞娥異

李八座翱潭州席上有舞柘枝者匪疾而顏色憂悴殷堯藩侍御當筵而贈詩曰姑蘇太守青蛾女流落長沙舞柘枝滿座繡衣皆不識可憐紅臉淚雙垂明府詰其事乃故蘇臺韋中丞愛姬所生之女也（夏卿之胤正卿之姪）曰妾以昆弟夭喪無以從人委身於樂部恥辱先人言訖涕咽情不能堪亞相為之吁嘆且曰吾與韋族其姻舊矣速命更其舞服飾以禮襦延與韓夫人相見（夫人吏部之子）顧其言語清楚宛有冠蓋風儀撫念如其所勝遂於賓榻中選士而嫁之也舒元輿侍郎聞之自京馳詩贈李公曰湘江舞罷忽成悲便脫蠻靴出絳幃誰是蔡邕琴酒客魏公懷舊嫁文姬李尚書初守廬江有重繫者合當大辟引慮之時啓鳴曰某偶黷典章即從誅戮然昔於群山專習一藝願於貴人之前試之乃曰長嘯也死而無恨歟乃命緩繫而聽之清聲

上徹雲漢公曰不謂蘇門之風出於赭衣之下可
命鸞鶴同遊可與孫阮齊躅去其械梏蠲其罪乎
後鎮山南夜聞長笛之音而瀏亮不絕問是何人
吹之也具云府獄重囚令明日引來官吏逅相尤
怨夜使囚徒爲樂罪累必深及至發龍吟之韻奏
出塞之悲閨思鄉情莫不淒切公曰汝之吹竹已
得其能不事農業可爲伶人爾卒歲而憐愍之便
令奔去也夫徐晃持刑而行陣齊整慕容貸法而
兵士傾心寬猛相濟故無不均前聞于襄陽鵰鶚
高舉後有李漢南文學推能于李之雙名眞亞四
也雖楊杜之齊勳未比二侯之奇特者矣

此行前空二格

雲谿友議卷上

雲谿友議卷上

# 雲谿友議卷中

□□□蕤書生　玉簫化　苗夫人　思歸隱□□□
買山讖　吳門秀　錢塘論　辭雍氏
李右座　衡陽遁　三鄉略　狂巫訕
彰術士　雲中命　譚生刺　弘農忿
賢君鑒　澧陽讌　白馬吟　中山誨
贊皇勳　南黔南

□□□□蕤書生

劉侍郎軻者韶右人也幼之羅浮九疑讀黃老之書欲輕舉之便又於曹溪探釋氏關戒遂披僧服

焉(僧名謚納)北之筠川方等寺廬岳東林習南山鈔及百法論咸得宗旨焉獨處一室數夢一人衣短褐曰我書生也頃因遊學逝此一室以主寺僧不聞郡邑乃瘞於牖下而屍骸跼促死者從直何以安也君能遷葬必有酬謝乃訪于緇屬果其然也尋改窆於虎溪之上求得一栢函劉君解所着之衣覆其骸骼是夜夢書生來謝持三雞子勸輒立食之食訖明爽雖冥寞之道其不妄言輒嚼一卵而吞二者猶豫未食手握之而覺後乃精於儒學而隸文章因榮名第歷任史館欲書夢中之事不可

退字宋本脫去旁校添入

身爲傳記吏部尚書退之素知焉曰待余餘暇當爲一文贊焉韓公左遷其文竟不成也劉君之修史時宰輔得人藩條有事朝廷亦有瑕釁悉欲書之莫人惕勵擬縱董狐之筆尤謗必生匿其功過又非史職常暮則沉湎而出韓公曰史館國之樞機也其如海納之醉乎雲谿子以劉公之居史館而爲兩端夫杜微之聾也推蜀賢於葛亮阮籍之醉也記魏史於王沉恐危難之逼假聾醉而混時遇物從機即其尚也昔文王葬枯骨德王歧周鄉湛瘞甄舒而名魁峴首劉君因夢寐而解衣遂遯

舍宋本原作後旁校改舍

三學可謂古人乎前者有鄭廣文虔者明皇時爲文館故以廣文號焉編集之外唯日嗜酒觀嬪妃之貴必致邦家之禍乎杜工部遺之歌略曰廣文到官舍置馬堂堦下醉則乘馬歸頗遭官長罵諧公袞袞登臺省廣文先生官獨冷諸公往往厭粱肉廣文先生飯不足才名四十年座客寒無氈近者蘇司業壞時時與酒錢予以劉磁州之醉與廣文所同避嫌遠害未爲非也

玉簫化

西川韋相公皐昔遊江夏止於姜使君之館姜輔相國之從兄也姜氏孺子曰荆寶已習二經雖兄呼於韋恭事之禮如父叔也荆寶有小青衣曰玉簫年纔十歲常令祗侯侍於韋兄玉簫亦勤於應奉後二載姜使君入關求官而家累不行韋乃易居止頭陀寺荆寶亦時遣玉簫往彼應奉玉簫年稍長大因而有情時廉使陳常侍得韋君季父書云姪皐久客貴州切望發遣歸覲廉察啓緘遺以舟楫服用仍恐淹留請不相見泊舟江渚俾篙工促行昏暝拭泪乃書以别荆寶寶頃刻與玉簫俱來既悲且喜寶命青衣從往韋以違覲日久不敢俱行乃固

牧宋本作牧校改

辭之遂爲言約少則五載多則七年取玉簫因留
玉指環一枚并詩一首五年既不至玉簫乃靜禱
於鸚鵡洲又逾二年暨八年春玉簫歎曰韋家郎
君一別七年是不來耳遂絶食而殞姜氏愍其節
操以玉環着於中指而同殯焉後韋公鎮蜀到府
三日詢鞫獄情滌其寃濫輕重之繫近三百餘人
其中一輩五器所拘偷視廳事私語云僕射是當
時韋兄也乃厲聲曰僕射僕射憶得姜家荆寶否
韋公曰深憶之即某是也公曰犯何罪而重羇縲
荅曰某辭違之後尋以明經及第再選淸城縣令



家人誤爇廨舍庫牌印等韋曰家人之犯固非己
尤便與雪寃仍歸墨綬乃奏眉州牧敕下未令赴
任遣人監守朱紱其榮留連賓幕屬大軍之後草
創事繁經蓂莢數凋方謂玉簫何在姜牧曰僕射
維舟之夕與伊留約七載是期逾時不至乃絶食
而殞因吟留贈玉環詩云黃雀銜來已數春別時
難解贈佳人長吟不見魚書至爲遣相思夢入秦
韋公聞之益增悽歎廣修經像以報夙心且想念
之懷無由再會時有祖山人者有少翁之術能令
逝者相親但令府公齋戒七日淸夜玉簫乃至謝

曰承僕射寫經僧佛之力旬日便當託生却後十
二年再爲侍妾以謝鴻恩臨訣微笑曰丈夫薄情
令人死生隔矣後韋公隴右之功終德宗之代理
蜀不替是故年深累遷中書令同平章事天下嚮
附瀘㺯歸心因作生日節鎮所賀皆貢珍奇獨東
川盧八座送一歌姬未當破瓜之年亦以玉簫爲
號觀之乃眞姜氏之玉簫也而中指有肉環隱出
不異留別之玉環也京兆公曰吾乃知存歿之分
一往一來玉簫之言斯可驗矣議者以韋中書朧
布衣不五秋而擁旌鉞皇朝之盛罕有其倫然鎮



蜀近二紀雲南諸蕃部落悉遣儒生教其禮樂易
袵歸仁彼我以壚鏟貨賂悉無怨焉後司空林公
弛其規准別誘言化復通其壚運而不贍金帛遂
令部落懷二猾悍邦君蠢蠆爲群侵逼城壘俘掠
士庶妻子其萬人乎雍陶先輩感亂後詩曰錦城
南面遙聞哭盡是離家別國聲或謂黜韋帥之功
削成都之爵且淮陰叛國名居定難之始實融要
君迹踐諸侯之列蓋録其勳而不廢其名乎所讓
不合教戎濮詩書致開兵法考其銜怨有以而莫
敢斥言故乃削爵黜功是爲大謬矣

君宋本原作居 高校作居

苗夫人

張延賞相公累代台鉉每宴賓客選子聟莫有入意者其妻苗氏太宰苗公晉卿之女也夫人有才鑒甚別英銳特選韋皐秀才曰此人之貴無與比儔旣以女妻之不二三歲以韋郎性度高廓不拘小節張公稍悔之至不齒禮一門婢僕漸見輕怠惟苗氏待之常厚矣其於衆多視之悒怏而不能制遏也皐妻張氏垂泣而言曰韋郎七尺之軀學兼文武豈有泥滯兒家爲尊卑見誚良時勝境何忍虛擲乎韋乃遂辭東遊妻罄粧奩贈送清河公喜其往也賫以七驢馱物每之一驛則附遞一馱而還行經七驛所送之物盡歸之也其所有者清河氏所贈粧奩及布囊書冊而已清河公覩之莫可測也後權隴右軍事會德宗行幸奉天在西面之功獨居其上也聖駕旋復之日自金吾持節西川替妻父清河公乃改易姓名以韋作韓以皐作翺莫敢言之也至天回驛去府城三十里上皇發駕日以爲名有人特報相公曰替相公者金吾韋皐將軍非韓翺也苗夫人曰若是韋皐必韋郎也張公笑曰天下同姓名者何限彼韋生應已委棄溝壑豈能

注中作口者
宋本空格



乘吾位乎婦女之言不足云爾初有飭姬者每述禍祟其言多中乃云相公當直之神漸減韋郎擁從之神日增皆以妖妄之言不復再召也苗夫人又曰韋郎比雖貧賤氣凌霄漢每以相公所誚未嘗一言屈媚因而見尤成事立功必此人也來早入州方知不誤張公憂惕莫敢瞻視曰吾不識人西門而出凡是舊時婢僕曾無禮者悉遭韋公棒殺投於蜀江展男子平生之志也獨苗氏夫人無愧於韋郎賢哉賢哉韋公侍奉外姑過於布素之時海內貴門不敢忽於貧賤東床者乎所以郭泗濱圓詩曰宣父從周又適秦昔賢多少出風塵當時甚訝張延賞不識韋皐是貴人

思歸隱

江西韋大夫丹與東林靈轍上人忘形之契篇詩唱和月惟四五焉序曰轍公近以匡廬七詠見寄及吟味之皆麗絕於文圃也即蓮花峯□石鏡□虎跑□瀑□聰明水□白鹿洞□鐵船□康王廟□爲七詠也此七篇者俾予益起歸歟之興且芳時勝侶上遊於三二道人必當攀躋千仞之峯觀九江之水是時也飄然而去不希京口之顧默爾而遊不假東門之送天地爲一朝萬物任陶鑄夫二林羽翼松逕幽邃則何必措足於丹霄馳心於

太古矣偶爲思歸絕句詩一首以寄上人法友譚玄幸先達其深趣矣予謂韋亞台歸意未堅果爲高僧所誚歷覽前代散髮海隅者其幾人乎寄盧山上人轍公詩曰亞相丹王事紛紛無暇日浮生冉冉只如雲已爲平子歸休計五老巖前必共閑轍奉酬詩曰年老身閑無外事麻衣草座亦容身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

## 買山讖

邑州蔡大夫京者故令狐相公楚鎮滑臺之日因道場見僧中令京挈於瓶鉢彭陽公曰此童眉目踈秀進退不懾惜其單幼可以勸學乎師從之乃得陪相國子弟（青州尚書緒丞相綸也）後以進士舉上第乃彭陽令狐公之舉也尋又學究登科而作尉畿服既爲御史覆獄淮南李相公紳憂悸而已頗得繡衣之稱乎（吳汝南諳闕申究蔡君先牓之曰是主上憂國之時乃臣下無私之日）讁居澧州厲貟外玄所辱稍遷撫州刺史常稱宇內無人對僧徒則非大品之談遇道流則五千言之義接儒士自比端木之賢於仲尼次論周易則評九聖之謬來者縱得相許有始而無卒焉（謂丁遐秀才等）郡有汝水爲放生池不與漁罟之事忽一人乘小

舟釣於此蔡君張皆遣吏捕之釣者乃爲詩曰抛却長竿卷却絲手携蓑獻新詩臨川太守清如鏡不是漁人下釣時京覽詩乃召之已去竟不言其姓字或有識者曰野人張頂也頂字不惑本姓王氏隱而不言蔡牧益自驕矜作詩以責商山四老曰秦末家家思逐鹿商山四皓獨忘機如何鬢髮霜相似更出深山定是非及假節邕交道經湘口零陵鄭太守史與京同年遠以酒樂相遲座有瓊枝者鄭君之所愛而席之寵妹蔡強奪之行鄭莫之競也邕交所爲多如此類德義者見鄙終其不佺也行泊中興頌所僶勉不前地名在浯溪也題篇文之似有悵悵之意纔到邕南制禦失律伏法湘川權厝於此二子延近號訴蒼天未終喪而俱逝論者以妄責四皓而欲買山浯溪之間不徒言哉詩曰停橈積水中舉目孤煙外借問浯溪人誰家有山賣

吳門秀

昔張茂先謂陸機曰君家兄弟龍躍雲津顧彥先鳳鳴朝陽謂東南之寶已盡不意又見褚生言褚陶也故知吳門之德不孤川瀆之珍不匱矣予以宋齊已降朱張顧陸時有奇藻者歟陸郎中暢早耀才

名輩轂不改於鄉音自賀祕書知章賈相躭顧著作況譏調秦人至于陸君者矣貢舉之年和群公對雪落句云天人寧底巧剪水作花飛又山齋翫月詩曰野性平生唯好月新晴半夜覩嬋娟起來自擘書窻破恰漏清光落枕前又經崔諫議玄亮林亭曰蟬噪入雲樹風開無主花在越每經遊蘭亭高步禹跡石帆之絶境如不繫之舟焉初爲西江王大夫仲舒從事終日長吟不親公牘府公微言拂衣而去辭曰不可偶爲大夫叅佐而妨志業耶王乃固留不已請舉自代然後登舟曰洿予姪

得耳渠曾數辟不就暢召必來陸洿員外暢之姪也而乃採藥西山飲泉滃水建昌之南也今新吳昔許眞君銘曰有水曰滃有漁曰魷天地昏冥何以伏藏又謂眞君淬劒之水鑄鍛者多於此水砥礪也朝客聞之以爲仕隱也美譽益彰及登蘭省遇雲陽公主下降劉都尉百僚舉爲儐相詩題之者頃刻而成其詩亦麗也詠簾詩曰勞將素手卷蝦鬚瓊室流光更綴珠玉漏報來過夜半可憐潘岳立踟躕詠行障詩曰碧玉爲竿丁字成鴛鴦繡帶短長馨强遮天上花顔色不隔雲中語笑聲詔作催粧五言詩一首曰雲安公主貴出嫁五侯家天母看調粉日兄

憐賜花催鋪𣏌子帳待障七香車借問粧成未東方欲曉霞內人以陸君吳音才思敏捷凡所調戲應對如流復以詩嘲之陸亦酬和六宮大哈凡十餘篇嬪娥皆諷誦之例物之外別賜宮錦五十段楞伽瓶及唾盂各一枚以賞吻翰之端也內人詩云十二層樓倚翠空鳳鸞相對立梧桐雙成走報監門衛莫使吳歈入漢宮此篇或謂內學宋若蘭若昭姊妹所作也宋考功之孫也陸君酬曰粉面仙郎選聖朝偶逢秦女學吹簫須教翡翠聞王母不奈烏鳶噪鵲橋

## 錢塘論

致仕尚書白舍人初到錢塘令訪牡丹花獨開元寺僧惠澄近於京師得此花栽始植於庭欄圍甚密他處未之有也時春景方深惠澄設油幕以覆其上牡丹自此東越分而種之也會徐凝自富春來未識白公先題詩曰此花南地知難種慙媿僧閑用意栽海燕解憐頻睥睨胡蜂未識更徘徊虛生芍藥徒勞妬羞殺玫瑰不敢開唯有數苞紅幞在含芳只待舍人來白尋到寺看花乃命徐生同醉而歸時張祜榜舟而至甚若疎誕然張徐二生

未之習隱各希首薦焉中舍曰二君論文若廉白之鬬鼠穴勝負在於一戰也遂試長劍倚天外賦餘霞散成綺詩試訖解送以疑爲元祜其次耳張曰祜詩有地勢遙尊岳河流側讓關多士以陳後主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此徒有前名矣又祜題金山寺詩曰（此寺大江之中）樹影中流見鍾聲兩岸聞雖綦毋潛去塔影挂青漢鍾聲和白雲此句未爲佳也祜觀獵四句及宮詞白公曰張三作獵詩以較右丞予則未敢優劣也王維詩曰風勁角弓鳴將軍獵渭城草枯鷹眼疾雪盡馬蹄輕忽過新豐戍還歸細柳營迴看失鴈處千里暮雲平張祜詩曰曉出禁城東分圍淺草中紅旗開向日白馬驟臨風背手抽金鏃翻身控角弓萬人齊指處一鴈落寒空白公又以宮詞四句之中皆數對何足奇乎然無徐生去今古長如白練飛一條解破青山色徐凝賦曰譙周室裏定游夏於立虔馬守中分易禮於盧鄭如我明公薦豈唯偏黨乎張祜曰虞韶九奏非瑞馬之至音荊王三投佇良工之必鑒且鴻鍾運擊瓦缶雷鳴榮辱糾纆復何定分祜遂行歌而邁凝亦鼓枻而歸二生終身偃仰不

隨鄉賦者乎先是李補闕林宗杜殿中牧與白公輦下較文具言元白詩體舛雜而爲清苦者見嗤因玆有恨也白爲河南尹李爲河南令道上相遇尹乃乘馬令則肩輿似乖趍事之禮嘗謂樂天爲囁嚅公聞者皆笑樂天之名稍減矣白尹曰李直木林宗字也吾之猶子也其鋒不可當後杜舍人之守秋浦與張生爲詩酒之交酷吟祜宮詞亦知錢塘之歲自有非之論懷不平之色爲詩二首以高則曰誰人得似張公子千首詩輕萬戶侯又太如何故國三千里虛唱歌詞滿六宮張君詩曰故國三千里深宮二十年一聲河滿子雙淚落君前此歌宮娥諷念思鄉而起長門之思也祜復遊甘露寺觀前盧壑先輩題處曰不謂三吳經此詩人也祜曰日月光先到山川勢盡來盧曰地從京口斷山到海門迴因而仰伏顧交於此士矣

## 辭雍氏

崔涯者吳楚之狂生也與張祜齊名每題一詩於倡肆無不誦之於衢路譽之則車馬繼來毀之則盃盤失錯嘲曰誰得蘇方木猶貪玳瑁皮懷胎十箇月生下崑崙兒又布袍披襖火燒氈紙補箜篌

麻接絃更着一雙皮展了紇梯紇榻出門前又嘲
李端端黃昏不語不知行臭似煙窻耳似鐺獨把
象牙梳插鬢崑崙山上月初生端端得此詩憂心
如病使院飲廻遙見二子躡屐而行乃道傍再拜
兢灼曰端端祇候三郎六郎伏望哀之又重贈一
絶句粉飾之於是大賈居豪競臻其户或戲之曰
李家娘子纔出墨池便登雪嶺何期一日黑白不
均紅樓以爲倡樂無不畏其嘲謔也祜涯久在維
揚天下晏清篇詞縱逸貴達欽憚呼吸風生暢此
時之意也贈詩曰覔得黃騮被繡鞍善和坊裏取

端端揚州近日渾成差一朶能行白牡丹雜嘲二
首二年不到宋家東阿母深居僻巷中含淚向人
羞不語琵琶絃斷倚屏風日暮迎來畫閤中百年
心事一宵同寒雞鼓翼紗窻外已覺恩情逐曉風
又悼妓詩曰赤板橋西小竹籬槿花還似去年時
淡黃衫子都無也腸斷丁香畫雀兒崔生之妻雍
氏者乃揚州摠効之女也儀質閑雅夫婦甚睦雍
族以崔郎甚有詩名資贍每厚崔生常於飲食之
處略無禆敬之顏但呼妻父雍老而已雍久之而
不能容勃然杖劍呼女而出崔秀才曰某河朔之

八字宋本原文在爲尼下朱彝尊校乙在此

人雖襲弓馬養女合嫁軍門徒慕立流之德小女違公不可別離便令出家汝若不從吾當揮劒立令涯妻剃髮爲尼涯方悲泣悔過雍亦不聽分䟽親戚揮慟別易會難涯不得已裁詩留贈至今江浦離愁莫不吟諷是詩而惜別也詩曰隴上流泉隴下分斷腸嗚咽不堪聞姮娥一日宮中去巫峽千秋空白雲

## 李右座

李相公林甫當開元之際與巷陌交通權等人主天下之能名須出其門也如不稱意者必遭竄逐之禍雖楊國忠之盛未得侔焉其姬愛之衆皆不勝其珠翠嘗賜宮娥二人一者潛歸私家經旬方還相公亦乃不知其榮顯謂之右座相公軒蓋諸侯見者如履冰谷舉子尉遲匡幽耿槩之士也以頻年不第投書于右座皆擊刺之說匡有暮行潼關之作云明月飛出海黃河流上天又觀內人樓上踏歌曰芙蓉初出水桃李忽無言又塞上曲云夜夜月爲青塚鏡年年雪作黑山花相公鑒此句曰得非才子乎若使匡伏恨銜寃不假陶鑄之力則從四夷八蠻分爲左衽矣豈爲進人乎豈爲

賢相乎及得相見右座曰有一蕭頴士旣叨科第輕時縱酒不遵名教甞忤吏部王尚書丘然以文識該通孰爲其敵君子不遺其言幾至鞭撲子之詩篇幸未方於頴士且吾之名復異於王公言王吏部重欲相干三思可矣㔺知右座見怒惶怖而趨出愐屑無依退歸林墅罷甯戚之高歌効約成之獨樂登山臨水勞灼灼之音焉且李君之爲輔翊妬賢害能太平之基因而覆餗也昔重華登用進二八於明君姬旦爲相述四人於少主故行流殛之刑成吐握之美乃帝子之股肱萬方之軌度也若李丞相恣行殘賊不慕媸姬非雌其殃乃其宜矣

衡陽遁

徐侍郎安貞久居中書省常參李右丞議恐其罪累乃逃隱衡山岳寺爲東林掇蔬行者而喑啞不言者數年後值修建佛殿僧中選善書者題其梁以二三人矣而徐行者跨過掌事怒以杖連擊其背行者乃畫地曰其口雖不言昔年曾學大書也乞試之及試乃題數行群僧皆悅服因遺盡書之時李北海邕遊岳過寺觀其題處曰不知徐公在此乃召至握手而言曰朝列於公已息論矣遂解

其布褐飾以簪裳僧嘗杖擊者潛匿無地徐謂邕曰吾恐逢非罪遯迹深山也庸僧輩安能識我汝無疑也江夏公因戲之去徐郎曾吟峴山思駐馬漢水憶廻舟又暮雨水猶濕春風帆正開徐曰暗啞之日時亦默而誦之二聯乃安貞佳句也因同載北歸止潭州察使水亭相迓徐侍郎指李北海呼曰行者瀟湘逢故人得隨歸客止乎汀洲之娛若幽谷之覩太陽者矣不然委頓巖谷卒於寺隸也

## 三鄉略

雲谿子素聞三鄉之詠悵然未明其所自也洎得吳郡陸君貞洞或紀其年代而不知者矣用序乎然群書有無名氏樂府集無名詩今簡陸君之意詩序亦云姓字隱而不書夫序者述作之本意編其舊序是詩繼和者多不能編錄略舉十餘篇以次之無名序曰余本若耶溪東與同志者二三紉蘭佩蕙每貪幽閒之境翫花光於松月之亭竟晝綿宵往往忘倦洎乎初筍至于五換星霜矣自後不得已從良人西入函關寓居晉昌里第其居也門絕囂塵花木叢翠東西隣二佛宮皆上國勝遊之寂伺其閒寂因遊覽焉亦不辜一時之風月也

戊缺ノ

首下 洞下 俱空一格 例此

不意良人已矣邈然無依帝里芳春光影東邁涉
滻水歷渭川背終南陟太華經虢略抵陜郊揖嘉
祥之清流面女几之蒼翠凡經過之所皆曩昔讌
笑之地綢繆之所銜冤加歎舉目魂銷雖殘骸尚
存而精爽都失假使潘岳復生無以悼其幽思也
遂命筆聊題終不能滌其懷抱絶筆慟哭而去以
翰墨非婦人女子之事名字是故隱而不書時會
昌壬戌歲仲春十九日又賦詩曰昔逐良人西入
關良人身歿妾空還謝娘衞女不相待爲雨爲雲
過此山和詩十一首進士陸貞洞惆悵殘花怨暮



春孤鸞舞鏡倍傷神清詞好箇千人事疑是文姬
第二身同前玉祝安几山前嵐氣低佳人留恨此
中題不知雲雨歸何處空使王孫見即迷劉谷蘭
蕙芬芳見玉姿路傍花笑景遲遲苧蘿山下無窮
意併在三鄉惜別時王條浣沙遊女出關東舊迹
新詞一夢中槐陌柳亭何限事年年迴首向春風
李昌鄴紅粉蕭娘手自題分明幽怨發雲閨不應
更學文君去泣向殘花歸剡溪王頎無姓無名越
水濱芳詞空怨路傍人莫教才子偏惆悵宋玉東
家是舊隣擧纔會稽王謝兩風流王子沉淪謝女

愁歸思若隨文字在路傍空爲感千秋張綺洛川
依舊好風光蓮帳無因見女郎雲雨散來音信斷
此生遺恨寄三鄉嵩衢南北千山與萬山軒車誰
不思鄉關獨留芳翰悲前跡陌上恐傷桃李顏韋
米來時歡笑去時哀家國迢迢向越臺待寫百年
幽思盡故宮流水莫相催五言復覩三鄉題處留
贈賈馳壁古字未滅聲長響不絕蕙質本如雲松
心應耐雪耿耿離幽谷悠悠望歐越杞婦哭夫時
城崩無此說

狂巫訕

太僕韋卿覲欲求夏州節度使有巫者知其所希
忽詣韋門曰某善禱祝星神凡求官職者必能應
之韋卿不知其誑詐令擇日夜深於中庭備酒菓
香燈等巫者乘醉而至請韋卿自書官階一道虔
啓於醮席既得手書官銜仰天大呌曰韋覲有異
志令我祭天韋公合族拜乞之山人無以此言百
口之幸也凡所甑用財物悉與之時湖上崔大夫
侶充京尹府囚叛獄謂巫者是其一輩里胥詰其
衣裝忽異巫情窘乃云太僕韋覲曾令我祭天我
欲陳告而以家財求我非竊盜也既當申奏宣宗

皇帝召覲至其殿前獲明寃狀復召宰臣詔曰韋
覲城南上族軒蓋承家昨爲求官遂招誣謗無令
酷吏加之罪原其師誣誑便付京兆處死訖申韋
則量事受責門下議貶潘州司馬雲谿子曰昔晉
獻因孋姬之譖申生不終孝道漢武信江充之侫
太子以至捐軀事莫爭於當時仁必傷於舊史我
宣宗文武光孝皇帝親綜萬機恩覃九裔可以農
軒比德舜禹同規測韋氏之深寃獲全家之盛族
雖之嶺隅亦其幸也察院李公明遠北鳥飛不到
南人誰去遊天涯浮瘴水嶺外向潘州草木春秋
暮猿猱日夜愁定知還客淚應只對君流

彰術士

昔許負謂薄姬必貴何顒謂曹瞞必傑是挾天子
而號令諸侯其言所驗編於簡牘夫藝術於時者
不可不申揚讚淛東李尚書褒閩婺女二人有異
術曰妻千寶呂元芳發使召至既到李公便令止
從事家從事問曰府主八座更作何官元芳對曰
適見尚書但前淛東觀察使恐無別拜千寶所述
亦爾從事黙然罷問及再見李公李公曰僕他日
何如二術士曰稽山竦翠湖柳垂陰尚書畫鷁百

艘正甚遊觀昔人所謂人生一世若輕塵之著草何論異日之榮悴榮悴定分莫敢面陳固問幕下諸公元芳曰崔副使錫言李推官正範器度相似但作省郎止於郡團練李判官服古自此大醉不過數場何論官矣觀察判官任轂止於小諫不換朱衣楊損支使評事雖骨體清瘦幕中諸賓福壽皆不如盧判官纁雖即狀貌光澤若比團練李判官在世日月稍久壽亦不如副使與楊李三人祿秩區分矣二術士所言咸未之信無以證焉是後李服古不過五日而逝誠大醉不過數場也李尚

弘卿

書及諸從事驗其所説敬之如神時羅郎中紹權赴任明州竇弘餘少卿（常之子也）赴台州李公於席上問台明二使君如何婁千竇曰竇使君必當再醉望海庭羅使君此去便應求道四明山不遊塵世矣竇少卿罷郡再之府庭是重醉也羅郎中遷於海島故以學道爲名知其不還也李尚書歸義興未幾薨變是無他拜盧纁判官校理明年逝於宛陵使幕李服古判官稍久矣爲少年也任轂判官纔爲補闕休官歸圃是不至朱紫也崔錫言郎中止於吳興郡李正範郎中止於九江二侯皆自南

官止於名郡是乃祿秩相絫獨楊損尚書三十年來兩爲給事再任京尹防禦三峯青州節使年逾耳順官歷藩垣浙東同院諸公福壽悉不如也皆依婁呂二生所説焉又杜勝給事在杭州之日間婁千寳曰勝爲宰相之事何如曰如筮得震卦有聲而無形也（周易卜得震卦如聞雷不見其形凡事皆不成遂也）當此之時或陰人之所譛也若領大鎮必憂悒成疾可以修禳乎後杜公爲度支侍郎有直上之望草麻待宣府吏巳上於杜公門搆板屋將布沙堤忽有東門驃騎奏以小疵而承旨以蔣伸侍郎拜相杜出鎮天平憂悒不樂失其大望也乃歎曰金華婁山人之言果應矣欲令招千寳元芳又曰婁呂二生孤雲野鶴不知棲宿何處杜尚書尋亦薨于鄆州鐘離侑少詹昔歳閑居東越覩斯異術每求之二生不可得也雲谿子曰自童騃之年知之方敢備録

## 雲中命

明皇幸岷山百官皆竄辱積屍滿中原士族隨車駕也伶官張野狐觱栗雷海清琵琶李龜年唱歌公孫大娘舞劒初上自擊羯鼓而不好彈琴言其不俊也又寧王吹簫薛王彈琵琶皆至精妙共爲

朗 缺二

祓 底本原作袄 校改祓

樂焉雖李龜年奔迫江潭杜甫以詩贈之曰歧王宅裏尋常見崔九堂前幾度聞正值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又逢君龜年曾於湘中採訪使筵上唱紅豆生南國秋來發幾枝贈君多綵纈此物寂相思又清風朗月苦相思蕩子從戎十載餘征人去日殷勤囑歸鴈來時數附書此詞皆王右丞所製至今梨園唱焉歌闋合座莫不望行幸而慘然龜年唱罷忽悶絶仆地以左耳微暖妻子未忍殯殮經四日乃蘇曰我遇二妃令教侍女蘭茗唱祓禊畢放還且言主人即復長安而有中興之主也謂龜年有何憂乎後李校書羣玉既解天祿之任而歸涔陽經湘中乘舟題二妃廟詩二首曰小孤洲北浦雲邊二女明粧共儼然野廟向江空寂寂古碑無字草芊芊東風近暮吹芳芷落日深山哭杜鵑猶似含顰望巡狩九疑如黛隔湘川又黃陵廟前莎草春黃陵女兒茜裙新輕舟小檝唱歌去水遠山長愁殺人後又題曰黃陵廟前春已空子規滴血啼松風不知精爽落何處疑是行雲秋色中有二女郎見曰兒是娥皇女英也二年後當與郎

羣玉二字作羣亞 王小注双行

孤 底本原作袁 改孤

宋本原作無疑疑 旁校九疑如

君爲雲雨之遊李君乃悉其所陳俄而影滅遂掌其神塑而去重涉湖嶺至于潯陽潯陽太守叚成式郎中素爲詩酒之交具述此事叚公因戲之曰不知足下是虞舜之辟陽侯也羣玉題詩後二年乃逝於洪井叚乃爲詩哭李四校書也酒裏詩中三十年縱橫唐突世喧喧明時不作禰衡死傲盡公卿歸九泉又曰曾話黃陵事今爲白日催老無男女累誰哭到泉臺

譚生刺

眞娘者吳國之佳人也時人比於蘇小小死葬吳宮之側行客感其華麗競爲詩題於墓樹櫛比鱗臻有舉子譚銖者吳門秀逸之士也因書絶句以貽後之來者覩其題處經遊之者稍息筆矣詩曰武丘山下塚壘壘松栢蕭條盡可悲何事世人偏重色眞娘墓上獨題詩

弘農忿

東川處士楙全節習百家之言衣華陽鶴氅或呼爲楙尊師又曰楙百經也有子棠應進士舉才思優贍見者奇之龐嚴舍人睠眄諸歌姬方戲於堦問墻頭何人也曰楙秀才也遽命姬者飾粧召楙

因原作囙校改因
三字宋本双行小注

子原作子校子
宴原晏改宴

秀才對觀之龐公曰恐墻上遠見不得分明因請細而觀矚棠深恥之不辭而去時裴諫議休相公因對事出漢州即棠舊知也聞棠來且喜及再謁則藍衫木簡而已裴公問其故對曰名場孤寒虛擲光景欲求斗粟之養以成子道焉有宴召馮戡胡據柳棠三舉士裴公於棠名下注曰此柳秀才已於壇鐵求事不用屈私令棠見之蓋惜其舉子也柳棠之欲罷舉者爲龐門之有失矣乃棄藍袍而歸舊服非時請見司諫司諫謂曰酌然子年方少篇翰如流不可驟垂長坂蘭謝深林況今急士之秋必能首送兼與薦書開成二年上第後歸東川歷旬但於狹斜舊遊之處不謁府主楊尚書汝士楊公謂諸賓曰每見報前柳棠秀才多於妓家飲酒或三更至暮竟未相訪社日必相召焉及召棠至已在醉鄉矣斟三器酒内一巨魚盃棠不即飲楊公乃誚曰文章謾道能吞鳳盃酒何曾解喫魚今日梓州張社會應須遭這老尚書棠荅曰未向燕臺逢厚禮幸因社會接餘歡一魚喫了終無恨鯤化成鵬也不難初棠與馮戡爭先棠所頡頏及第後戡與詩曰桃花浪裏成龍去竹葉山頭退

鷂飛棠戲爲文甚善焉柳每於東川席上狂縱日甚干忤楊公詩曰莫言名位未相儔風月何曾阻獻酬前輩不須輕後輩靖安今日在衡州靖安李宗閔尚書與楊公中外昆弟況有朗陵之分東川益怒爲書讓其座主高鍇侍郎曰柳棠者兇悖囂竪識者惡之狡過仲容才非犬子且膺門之貴豈宜有此生乎小宗伯曰其濫司文柄以副懸旌夙夜兢惶恐招訕謗是以搜求俊彥冀輔聰明不敢蔽才與棠及第東川又書曰昔周公撻伯禽以戒成王也昌邑殺王式（式昌邑之師也）而怨霍光乎豈不由師傅之情爾興亡之道孔子先推德行然後文學焉吾師垂訓千古不易前書云不敢蔽才何必一柳棠矣若以篇章取之寧失於何植王脩也高公又復書曰唐堯之聖也不致丹朱之賢宣尼之明也不免仲由之害如其可化安有墜典伊祁九子盡可等於黃唐門人三千悉能繼於顏閔若棠者自求瑕玷難以磨滅其所忤黷尊威亦予謬舉之過也棠聞二公交讓不任憂惕又不敢遠申卑謝遂之劒州王使君使君者善畫松竹狗兎以十五侯而四郡守棠至聯夕而飲王君辭曰其以衰朽

恐乖去就小男忝趨文場不知許容侍座否老夫暫歸憩歇焉王氏之子洎醉輕易之甚棠呵之曰公稱舉人與棠分有前後畫師之子安得無禮於先輩乎王氏乃自去其道服空戴黃葛巾謂棠曰我大似賢尊尊師幸不喧酗耳棠轉益怒叱咤而散柳生雖登科第始叅越巂軍事而夭喪且渤海高公三牓一百二十人多平人得路若柳棠者㦲累恩門舉主昇平裴公曰人不易知乎

賢君鑒

唐宣宗十二年前進士陳玩等三人應博學宏詞選所司考定名第及詩賦論進士訖上於延英殿詔中書舍人李潘等對上曰凡考試之中重用字如何中書對曰賦即偏枯叢雜論即褒貶是非詩即緣題落韻（只如白雲起封中詩云封中白雲起是也）其間重用文字乃是庶幾亦非常有例也又曰孰詩重用字對曰錢起湘靈鼓瑟詩有二不字詩曰善撫雲和瑟常聞帝子靈馮夷空自舞楚客不堪聽逸韻諧金石清音發杳冥蒼梧來怨慕白芷動芳馨流水傳湘浦悲風過洞庭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上鑒錢公此年宏詞詩曰且一種重用文字此詩似不及

起起則今之協律之字也合於麴華宮商即變鄭衛文奏惟謝眺玄洞庭張樂砌瀟湘帝子遊雲去蒼梧野水還江漢流此若比鼓瑟一篇擒藻妍華無以加其前進宏詞詩重字者登科更待明年考校起詩便付吏選

澧陽讌

故荊州杜司空悰自忠武軍節度使出澧陽宏詞李宣古者李生會昌三年王起侍郎下上第數陪遊宴每詼戲於其座或以鉛粉傅其面或以輕綃爲其衣侮慢既深杜公不能容忍使卧宣古於泥中欲辱之櫝楚也長林公主聞之不待穿屨奔出而救之曰尚書不念諸子學又擬陪李秀才硯席豈有飲筵而舉人細過待士如此異時郍得平陽之譽乎遂遺人扶起李秀才於東院以香水沐浴更以新衣却赴中座貴主傳旨京兆公請爲詩與彌縫也李生得韻書之不勞思忖也詩曰得高字紅燈初上月輪高照見堂前萬朶桃觱栗調清銀字管琵琶聲亮紫檀槽能歌姹女顏如玉解飲蕭郎眼似刀爭奈夜深拋耍令舞来挼去使人勞杜公賞詩貺物十箱希無愧於一醉也後三子裔休孺休皆以進士登

科人謂之曰非其母賢不成其子時澧州宴席米糺崔雲娘者形貌瘦瘠而戲調罰於衆賓兼恃歌聲自以爲郢人之妙也李生乃當筵一詠遂至鉗口又杜牧侍郎罷宣城幕經陝圻有録事肥而且巨而謷其詞牧爲詩以挫馬復州陸巖夢桂州筵上贈胡子女一詩至今懽狎之所歌吟之篇無不低顏變色也贈崔雲娘李宣古何事最堪悲雲娘只首奇瘦拳拋令急長嘴出歌遲只怕肩侵鬢唯愁骨透皮不須當戶立頭上有鍾馗贈肥録事杜紫微盤古當時有遠孫尚令今日逞家門一車白上將泥項十幅紅旗補破裩瓦官寺裏逢行跡華岳山前見掌痕不須啼哭愁難嫁待與將書報樂坤陸君贈胡子女自道風流不可攀那堪蹙頞更頹顏眼睛深却湘江水鼻孔高於華岳山舞態固難居掌上歌聲應不遶梁間孟陽死後欲千載猶有佳人覓往還

白馬吟

平曾以憑人傲物多犯諱忌竟沒於縣曹知已歎其運蹇也薛平僕射出鎮浙西投城主禮稍薄曽留詩以諷之曰梯山航海幾崎嶇來謁金陵薛大

夫髭髮緊時趨翻戟衣冠儼處拜氷壺誠知兩軸非珠玉深媿三縑卹旅途今日楚江風正好不須迴首望句吳薛聞之曾將出境遣吏追還縻留數日又獻繁白馬詩曰白馬披鬃練一團今朝被絆欲行難雪中放去空尋跡月下牽來只見鞍向北長鳴天外遠臨風斜控耳邊寒自知毛骨還應異更請孫陽子細看河東公覩詩曰若不留絆行軒郍得覩其毛骨遂以殊禮相待厚送篚賂餞行曾後遊蜀川謁少師李固言相公在成都賓館則李珪郎中郭圓員外陳會端公袁不約侍郎來擇書



記薛重評事皆遠從公可謂蓮幕之盛矣曾每與諸公評論則言笑彌日侍於相公則輕佻無所畏怵遂獻雪山賦一首言雪山雖茲潔白之狀疊障攢峯夏日清寒而無草木華茂為人採掇以李公罕作文章廢其庠序也相公讀賦命推出曾不踰旬又獻鯸鮧魚賦言此魚觸物而怒翻身上波為鵶鳶所獲奈鰟鱮之何相公覽賦而笑曰昔趙元淑之狂簡袁彥伯之機捷無以過焉然愛其文彩投贄者無以出於曾曾有過忤不至深罪矣乃知相公之用心乎又作潼關賦而刺中朝此關倚

太華瞰黄河雖來往攸同而歎有異也乃與賈島
齊譴爲時所忽至於潦倒誠可惜哉後温廷筠爲
賦亦警刺少類於平賈而謫方城乃詩曰侯印不
能封李廣別人丘隴似天山舉子紀唐夫有詩送
之時温廷筠作尉紀唐夫得名蓋因文而致也詩
曰何事明時泣玉頻長安不見杏園春鳳凰詔下
雖霑命鸚鵡才高却累身且飲綠醑消積恨莫言
黄綬拂行塵方城若比長沙遠猶隔千山與萬津

中山悔

襄陽牛相公赴舉之秋每爲同袍見忽及至昇超

四字四行小字

諸公悉不如也嘗投贄於劉補闕禹錫對客展卷
飛筆塗竄其文且曰必先輩未期至矣然拜謝礱
礪終爲快快乎歷世餘歲劉轉汝州隴西公鎮漢
南枉道駐旌旄信宿酒酣直筆以詩喻之劉公承
詩意方悟往年改張牛公文卷因誡子弟咸元承
雍等曰吾立成人之志豈料爲非況漢上尚書高
識達量罕有其比昔主父偃家爲孫弘所夷嵇叔
夜身死鍾會之口是以魏武誡其子云吾大忿怒
小過失慎勿學焉汝輩修進守忠爲上也席上贈
汝州劉中丞襄州節度牛僧孺詩曰粉署爲郎四

十春今來名輩更無人休論世上昇沉事且鬬鐏前見在身珠玉會應成咳唾山川猶覺露精神莫嫌恃酒輕言語曾把文章謁後塵奉和牛尚書汝州刺史劉禹錫昔年曾忝漢朝臣晚歲空餘老病身初見相如成賦日後爲丞相掃門人追思往事咨嗟久幸喜清光語笑頻猶有當時舊冠劒待公三日拂埃塵牛公吟和詩前意稍解曰三日之事何敢當焉（宰相三朝後主印可以昇降百司也）於是移宴竟夕方整前驅也中山公謂諸賓友曰予昔與權丞相德輿庾詞同舍郎莫之會也（時人罕知庾詞隱語）與韓退之愈優劣人物而浙袁給事同肩與李表臣程突梯而侮李兵部紳與楖子厚宗元評修國史而薄侍郎衮與呂光化論制誥而鄙席舍人夔余二十八年在外。五。爲刺史（言遵道路知蘇杭五郡）而不復親臺省以此將知清途隔絶其自取乎或有淡薄相於緘翰莾鹵者每吟張愽士籍詩云新酒欲開期好客朝衣暫脫見閑身對花木則吟王右丞詩云興闌啼鳥換坐久落花多則幽居之趣少安乎余友稀舊人名爲異代近日爲文都不[illegible]洛中白二十居易苦好余秋水詠曰東屯滄海闊南壤洞庭寛又石頭城

下作云山連故國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廻余自知不及蘇州韋十九郎中應物詩曰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横甞過洞庭雖爲一篇靜思杜員外甫落句云年去年來洞庭上白蘋愁殺白頭人鄙夫之言有愧於杜公也楊危卿校書過華山詩曰河勢崑崙遠山形菡萏秋此句實爲佳對又皇甫博士湜鶴處雞群賦云若李君之在胡但見異類如屈原之相楚唯我獨醒然二君矜衒俱爲朝野之絶倫余亦昔時直氣難以爲制因作一口號贈歌人米嘉榮曰唱得梁州意外聲舊人唯有米嘉榮近來年少輕前輩好染髭鬚事後生夫人遊尊貴之門常須慎酒昔赴吳臺揚州大司馬杜公鴻漸爲余開宴沉醉歸驛亭似醒見二女子在旁驚非我有也乃曰郎中席上與司空詩特令二樂伎侍寢且醉中之作都不記憶明旦修狀啓陳謝杜公亦優容之何施面目也余郎署州牧輕忤三司豈不難也詩曰高髻雲鬟宮様粧春風一曲杜韋娘司空見慣尋常事斷盡蘇州刺史腸中山劉公後以太子校書尚書令呼到爲州牧也曰頓在夔州少逢賓客縱有停舟相訪不可久留而獨吟曰巴人淚逐

小字偏右直下不双行

猿聲落蜀客舟從鳥道來忽得京洛故人書題對
之零涕又曰浮生誰至百年倏爾衰暮富貴窮愁
寔其常分胡爲嗟惋焉

贊皇勳朱崖太尉之封也

石雄僕射初與康詵同爲徐州王侍中智興首校
王公忌二人驍勇奏守本官雄則許州司馬也尋
授石州刺史有李弘約者以石使君許下之日曾
貸弘約資貨累自窘索後詣石州求其本物既入
石州境弘約遲疑恐石君怒遇里有神祠祈饗皆
謂其靈弘約乃號啓於神之祝父子俱稱神下索
紙筆命弘約書之約又不識文字求得村童口占
之曰石使君此去當有重臣抽擢而立武功合爲
河陽鳳翔節度復有一官失望所以此事須閟密
不異耳聞之弘約以巫祝之言先白石君石君相
見甚悅尋潞州劉從諫背叛朝廷議欲討伐贊皇
之爲上宰而用於石雄雄奮武奪得天井關後其
劉振又破黑山諸蕃部落走南單于迎公主歸國
皆雄之展効也然是鷹犬之功非良宰不能驅馳
者及李公以太子少保分洛石僕射詣中書論官
曰雄立天井關及黑山之功以兩地之勞更希一

鎮養老相府曰僕射潞州之功國家以酬河陽節度使西塞之績又拜鳳翔在兩鎮之重豈不爲酬賞也石乃復爲左右統軍不愜其望悉如巫者之言乎太尉相公洎謫潮州有客復陳石僕射神祠之驗明其盛衰有數稍抑其噎鬱乎再貶朱崖道中詩曰十年紫殿掌洪鈞出入三朝一品身文帝寵深陪雉尾武皇恩重宴龍津黑山永破和親虜烏嶺全坑跋扈臣自是功高臨盡處禍來名滅不由人又登崖州城樓曰獨上高樓望帝京鳥飛猶是半年程青山欲似留人住百匝千遭遶郡城先

四字双行小注

是韋相公執誼得罪薨變於此今朱崖有韋公山郴宗元貟外與韋丞相有齠年之好三致書與廣州趙尚書宗儒相公懃表雪韋公之罪始詔歸葬京兆至今山名不革矣贊皇感其遠謫不還爲文祭曰維大中年月日趙郡李德裕謹以蔬醴之奠敬祭于故相國韋公僕射之靈嗚呼皇道咸寧藉乎賢相德邁臯陶功宣呂尚文學世推智謀神貺一遘讒嫉遠投荒障地雖厚兮不察天其高兮不諒野掇澗蘋思違秬鬯信成禍深業崇身喪其亦竄跡南陬從公舊丘永泯軒裳之顧長爲猿鶴之

愁嘻吁絶域寤寐西周儻知公者測公非罪不知我者謂我何求其心若水其死若休臨風敬弔願與神遊嗚呼去或問贊皇公之秉鈞衡也毀譽如之何削禍亂之堦闢孤寒之路好奇而不奢好學而不倦勳業素高瑕疵乃顧是以結怨豪門取尤群彥光福王起侍郎自長慶三年知舉後二十一歲復爲僕射武皇朝爲主國凡有親戚在朝者不得應舉遠人得路皆相賀慶而已後之文塲困辱者若周人之思鄉焉皆曰八百孤寒齊下淚一時迴首望崖州

南黔南

南中丞卓吳楚遊學十餘年衣布縷乘牝衛薄遊上蔡蔡牧待之似厚而爲客吏難阻每宴集令召則云南秀才自以衣冠不整稱疾不赴南生羇旅窮愁似無容足之地雖城南鬻飯老嫗待之無厭色後十七年爲蔡牧到郡乃曰古人一飯之恩必報眦睚之怨必酬吾雖位微幸當斯日也遂戮仇吏而奠飯嫗焉轉黔南經略使大更風俗凡是溪塢呼吸文字皆同秦漢之音甚有聲光先柳子厚在郴州呂衡州温嘲嗟之曰柳州柳刺史種柳柳江邊柳館依然在千株柳拂天至南公至黔南又

此行在下半頁第二行

以故人嘲曰黔南南太守南郡在雲南閑向南亭醉南風變俗談譔駮史三十卷與馬史殊貫班書小異三國二晉巳下之文多被攻難每於朝野推論莫能屈之者乎唯吴武陵郎中劉軻侍御俱服其才識也初爲拾遺與崔詹事顥因諫諍出宰崔爲支江令南爲松滋令二諫垣墻矯翼翩翩無所羈束雙名並扇二邑綏然公府常爲高榻相待南公猶贈副戎等詩曰翱翔曾在玉京天墮落江南路幾千從事不須輕縣宰滿身猶帶御爐煙

雲谿友議卷中



# 雲谿友議卷下

口口口和戎諷　去山泰(泰)　因嫌進　訊岳靈口口口口
沈毋議　龜長證　积墳應　郭僕奇
名義士　江客仁　豔陽詞　溫裴黜
瑯琊忤　巢燕(鸞)詞　題紅怨　羨門遠
金仙指　蜀僧喻　雜嘲戲　窺衣帷
閨婦歌

口口口口口和戎諷

(憲)憲宗皇帝朝以北狄頻侵邊境大臣奏議古者和親之有五利而日無千金之費上曰比聞有一卿

右之

郎 缺二

能爲詩而姓氏稍僻是誰宰相對曰恐是包子虛冷朝陽皆不是也上遂吟曰山上青松栢上塵雲泥豈合得相親世路盡嫌良馬瘦唯君不棄臥龍貧千金未必能移姓一諾從來許殺身莫道書生無感激寸心還是報恩人侍臣對曰此是戎昱詩也京兆尹李鑾擬以女嫁昱令改其姓昱固辭焉上悅曰朕又記得詠史一篇此人若在便與朗州刺史武陵桃源足稱詩人之興詠聖旨如此稠疊士林之榮也其詠史詩云漢家青史內計拙是和親社稷依明主安危託婦人豈能將玉貌便欲靜

胡塵地下千年骨誰爲輔佐臣上笑曰魏絳之功何其懦也大臣公卿遂息和戎之論矣文宗武宗之代舉子亦有斯詠果毅者佳焉有項斯者長安退將詩曰塞外衝沙損眼明歸來養疾臥秦城上高樓閣看星座着白衣裳把劒行常說老身思闘將寂憐無事削蕃營翠蛾紅臉和回鶻惆悵中原不用兵蘇郁曰闕月夜懸青塚鏡塞雲秋薄漢宮羅君王莫信和親策生得胡雛轉更多

去山泰

宋言端公近十舉而名未播大中十一年將取府

解言本名嶽因晝寢似有人報云宋二郎秀才若
頭上戴山無因成名但去其山自當通泰覺來便
思去之不可名獄遂去二犬乃改爲言及就府試
馮涯侍郎作掾而爲試官以解首送言也時京兆
尹張大夫毅夫以馮叅軍解送舉人有私奏譴澧
州司戶再試退解頭宋言爲第六十五人知聞來
唁宋曰來春之事甘已叅差李潘舍人放牓以言
爲第四人及第言感恩寂深而爲望外也乃馮涯
知人尋亦獲雪

因嫌進

安邑李相公吉甫初自省郎爲信州刺史時吳武
陵郎中貴溪人也將欲赴舉以哀情告於州牧而
遺五布三帛矣吳以輕鮮以書讓焉其詞唐突不
存桑梓之分乃非其禮正郎徵誚焉贊皇母氏諫
曰小兒方求成人何得與舉子相忤遂與米二百
斛趙郡果爲宰輔竟其憾焉元和二年崔侍郎邠
重知貢舉酷搜江湖之士初春將放二十七人及
第潛持名來呈相府才見首座李公問吳武陵
及第否主司恐是舊知遽言吳武陵及第也其牓
尚在懷袖忽報中使宣口敕且揖禮部從容遂注

武陵姓字呈上李公公謂曰吳武陵至是麤人何以當其科第禮部曰吳武陵德行雖即未聞文筆乃堪採錄名已上牓不可却焉相府不能因私訕士唯唯而從吳君不附國庠名第在於牓末是日既集省門試謂同年曰不期崔侍郎今年倒挂牓也觀者皆訝焉

詆岳靈

樂坤貟外素名冲出入文場多蹇元和十二年而起歸耕之思乃辭知已東邁夜禱華岳廟虔心啓祝願知升黜之分止此一宵如可求名者則重適關城如不可則無由再窺仙掌矣中夜忽寐一青綬人檢簿書報云來年有樂坤及第坤名已到冥簿不見樂冲也冲遂改為坤果如其說春闈後經岳祈謝又祝官職曰主簿夢中稱官歷四資郡守而已乃終於郢州神甚靈也

沈母議

潞州沈尚書詢宣宗九載主春闈將欲放牓其母郡君夫人曰吾見近日崔李侍郎皆與宗盟及第似無一家之謗汝叨此事家門之慶也於諸葉中擬放誰也吳興沈氏相見問葉不問房詢曰莫先沈光也太夫

人曰沈光早有聲價沈擢次之二子科名不必在汝自有他人與之吾以沈儋孤單鮮其知者汝其不愍孰能見哀詢不敢違慈母之命遂放儋第也光後果昇上第擢奏芸閣從事三湘太夫人之朗悟亦儋之感激焉

## 龜長證

左傳稱筮短龜長知凶襲吉易經周魯上聖龜亦備在典冊後之學者隨應而術之李相公回以舊名蹶累舉未捷嘗之洛橋有二術士一者筮一者能龜乃先訪筮者曰其欲改名赴舉如之何筮者曰改名其善乎不改終不成事也又訪龜者鄒生生曰君子此行慎勿易名名將遠布矣然則成遂之後二十年間名字終當改矣今則已應玄象異時方測余言將行又戒之曰郎君必策榮名後當重任接誘後來勿以白衣爲隟他年必爲深釁矣淮南從事力薦畢丞相諴後又舉趙渭南嘏李公長慶二年及第至武宗登極與上同名始改爲回從辛丑至庚申二十年矣乃曰筮短龜長鄒生之言中矣李公既爲丞郎永興魏相公謩爲給事因省會謂李公曰昔求府解侍郎爲試官送一百二人獨小生不

蒙一解今日還黍金璋厠諸公之列也合坐皆驚
此說欲其遜容李公曰如今脫却紫衫稱魏秀才
僕爲試官依前不送公公何得以舊事相讓耳李
乃尋秉獨坐之權三臺肅畏而昇相府至今少臺
官之直拜也後三五年閒魏公亦自同州入相寔
繼文貞之諫宣皇之代而致清平乃李丞相有九
江之際續有臨川之出跋涉江湖喟然歎曰洛橋
先生之誠吾自取尤然亦命之故牽也

祝墳應

列子終於鄭今墓在郊藪謂賢者之跡而或禁其



樵採焉里有胡生者性落拓家貧少爲洗鏡鎪釘
之業倏遇甘菓名茶美醞輙祭於列禦寇之祠壟
以求聦慧而思學道歷稔忽夢一人刀劃其腹開
以一卷之書置于心腑及睡覺而吟詠之意皆綺
美之詞所得不由於師友也既成卷軸尚不棄於
猥賤之事眞隱者之風遠近號爲胡釘鉸太守名
流皆仰矚之而門多長者或有遺賂必見拒也或
持茶酒而來則忻然接奉其文略記數篇資其異
論耳喜圃田韓少府見訪一首忽聞梅福來相訪
笑着荷衣出草堂兒童不慣見車馬爭入蘆花深

處藏又觀鄭州崔郎中諸妓繡樣曰日暮堂前花蘂嬌爭拈小筆上床描繡成安向春園裏引得黃鶯下柳條江際小兒垂釣曰蓬頭稚子學垂綸側坐莓苔草映身路人借問遥招手恐畏魚驚不應人

郭僕奇

咸陽郭氏者殷富之室也僕腠甚衆其間有一蒼頭名曰捧劒不事音樂常以望水沉雲不遵驅策每遭鞭捶終所見違一旦忽題一篇章其主益怒詩曰青鳥銜葡萄飛上金井欄美人恐驚去不敢卷簾看儒士聞而競觀之以爲協律之詞其主稍容焉又題後堂牡丹花曰一種芳菲出後庭却輸桃李得佳名誰能爲向夫人說從此移根近太清捧劒私啓賓客曰願作夷狄之鬼恥爲愚俗蒼頭其後將竄復留詩曰珎重郭四郎臨行不得別曉漏動離心輕車冐殘雪欲出主人門零涕暗嗚咽萬里隔關山一心思漢月京兆全曙司録甞述此事於王祝李磎二郎中并進士韓銖鄭嵩等也

名義士

廖有方校書元和十年失意後遊蜀至寶雞西界

館空於旅逝之人天下譽爲君子之道也書板爲
其記耳余元和乙未歲落第西征適此公署聞呻
吟之聲潜聽而微惙也乃於暗室之内見一貧病
兒郎問其疾苦行止強而對曰辛勤數舉未偶知
音眄睞叩頭乆而復語唯以殘骸相託餘不能言
擬求救療是人俄忽而逝余遂賤鬻所乗鞍馬於
村豪備棺瘞之禮恨不知其姓字苟爲金門同人
臨歧悽斷復爲銘曰嗟君没世委空囊幾度勞心
翰墨場半面爲君申一慟不知何處是家鄉廖君
自西蜀取東川路還至靈合驛驛將迎歸私第及

見其妻素衣再拜嗚咽情不可任徘徊設辭有同
親懿淹留半月僕馬皆飫啜熊鹿之珎極賔主之
分有方不測何緣如此悚愓尤甚臨别其妻又至
相别悲啼又贈賫繒錦一馱其價直數百千驛將
曰郎君今春所埋胡綰秀才即某妻室之季兄也
始知亡者姓字復叙平生之弔所遺之物悉不納
馬少婦及夫堅意拜上有方又曰僕爲男子粗察
古今偶然葬一同流不可當茲厚惠遂促轡而前
驛將奔騎而送逾一驛尚未分離廖君不顧其物
驛將竟不挈還執袂各恨東西物乃棄於林野鄉

老以義事申州州以表奏中朝其於文武宰寮願識有方共爲導引明年李侍郎逢吉放有方及第改名游卿聲動華夷皇唐之義士也其主驛戴克勤堂牒本道節度甄昇至於極職克勤名義與廖君同述焉

江客仁

李博士涉諫議渤海之兄嘗適九江看牧弟臨袂凡有囊裝悉分匡廬隱士（荷戴山人芳也）唯書藉薪米存焉至浣口之西忽逢大風鼓其征帆數十人皆馳兵伏而問是何人從者曰李博士船也其間豪首曰若是李涉博士吾輩不須剽他金帛自聞詩名日久但希一篇金帛非貴也李乃贈一絕句豪首餞賂且厚李亦不敢却而覩斯人神情復異而氣義備焉因與淮陽佛寺之期而懷陸機之薦也李君及至揚州遍歷諸寺遇一女子拜泣自謂宋態也宋態者故吳興劉貢外愛姬也（劉全白也）劉李有昔年之分因有詩贈曰長憶雲仙至小時芙蓉頭上綰青絲當時驚覺高唐夢唯有如今宋玉知又曰陵陽夜醼使君筵解語花枝在眼前自從明月西沉海不見姮娥二十年李君歎曰不見豪首而逢

宋態成終身之喜悵無言於知舊歟李博士奇義且多注不盡
録尒後潘隅舉子李彙征客遊於閩越馳車至循州冐雨水求宿田翁指韋氏之莊居韋氏乃杖屨迎賓年已八十有餘自稱曰野人韋思明幸獲祗奉與李生談論或文或史淹留累夕彙征善談而不能屈也對酒徵古今及詩語韋叟吟曰長安輕薄兒白馬黃金羈以彙征年少而事輕肥故也李生還令云昨日美少年今日成老醜韋乃喟然歎曰老其醜矣少壯所嗤至客改令不離舊意曰白髮有前後青山無古今韋微笑曰白髮不遠於秀才何忽於老夫也叟復還令曰此公頭白眞可憐惜伊紅顏美少年於是共論數十家歌詩次第及李涉絶句主人似酷稱善矣彙征遂吟曰遠別秦城萬里遊亂山高下出商州關門不鎖寒溪水一夜潺湲送客愁又曰華表千年一鶴歸丹砂爲頂雪爲衣泠泠仙語人聽盡却向五雲翻翅飛思明復吟二篇曰因韓爲趙兩遊秦十月氷霜渡孟津縱使雞鳴見關吏不知余也是何人又曰滕王閣上唱伊州二十年前向此遊半是半非君莫問西山長在水長流李生重詠贈豪客詩韋叟愀然變色

曰老身弱齡不肖遊浪江湖交結奸徒爲不平之事後遇李涉博士蒙簡此詩因而距跡李公待愚擬陸士衡之薦戴若思其主晉室中心藏焉遠隱羅浮山經于一紀李既亡不復再遊秦楚追悅今昔因乃潸然或持觴而酹反袂而歌云春雨蕭蕭江上村五陵豪客夜知聞他時不用相廻避世上如今半是君雲谿子以劉向所謂傳聞不如親聞親聞不如親見也乾符已丑歲客于霅川值李生細述其事稟征於韋叟之居觀李博士手翰與余導於文林且思明感知從善豈謝古人乎



艷陽詞

安人元相國應制科之選歷天祿畿尉則聞西蜀樂籍有薛濤者能篇詠饒詞辯常悄悒於懷抱也及爲監察求使劍門以御史推鞫難得見焉及就除拾遺府公嚴司空綬知微之之欲每遣薛氏往焉臨途訣別不敢挈行洎登翰林以詩寄曰錦江滑膩蛾眉秀化出文君及薛濤言語巧偷鸚鵡舌文章分得鳳凰毛紛紛詞客皆停筆箇箇君侯欲夢刀別後相思隔煙水菖蒲花發五雲高元公既在中書論與裴晉公度子弟譔及第議出同州詔云

裴度立蔡上之功元稹有嚚褰之過也（小字）乃廉問浙東別濤已逾十載
方擬馳使往蜀取濤乃有排優周季南季崇及妻
劉採春自淮甸而來善弄陸參軍歌聲徹雲篇韻
雖不及濤容華莫之比也元公似忘薛濤而贈採
春詩曰新粧巧樣畫雙蛾幔裹恒州透額羅正面
偷輪光滑笏緩行輕踏皺紋靴言詞雅措風流足
舉止低迴秀媚多更有惱人腸斷處選詞能唱望
夫歌望夫歌者即羅嗊之曲也（金陵有羅嗊樓即陳後主所建）採
春所唱一百二十首皆當代才子所作其詞五六
七言皆可和矣詞云不喜秦淮水生憎江上船載
兒夫婿去經歲又經年 一 借問東園柳枯來得幾
年自無枝葉分莫怨太陽偏 二 莫作商人婦金釵
當卜錢朝朝江口望錯認幾人舡 三 郍年離別日
只道往桐廬桐廬人不見今得廣州書 四 昨日勝
今日今年老去年黃河清有日白髮黑無緣 五 悶
向江頭採白蘋嘗隨女伴祭江神衆中羞不分明
語暗擲金釵卜遠人 六 昨夜北風寒牽舡浦裏安
潮來打纜斷搖櫓始知難 七 採春一唱是曲閨婦
行人莫不漣泣且以藁砧尚在不可奪焉元公求
在浙河七年因醉題東武亭（此亭宋武帝所製壯麗天下莫比也）詩

曰役役閒人事紛紛碎薄書功夫兩衙盡留滯七年餘病痛梅天發親情海岸踈因循未歸得不是戀鱸魚盧侍御簡求戲曰丞相雖不戀鱸魚乃戀誰耶初娶京兆韋氏字蕙蘐官未達而苦貧繼室河東裴氏字柔之二夫人俱有才思時彥以為嘉偶初韋蕙蘐逝不勝其悲韓侍郎作墓銘爲詩悼之曰謝家最小偏憐女嫁與黔婁百事乖顧我無衣搜畫篋泥他沽酒拔金釵野蔬充膳甘長藿落葉添薪仰古槐今日俸錢過百萬爲君營奠復營齋又云曾經滄海難爲水除却巫山不是雲復自會稽拜尚書右丞到京未逾月出鎮武昌武昌建節李相牛相元相比也是時中門外搆緹幕候天使送節次忽聞宅内慟哭侍者曰夫人也乃傳問旌鉞將至何長慟焉裴氏曰歲杪到家鄉先春又赴任親情半未相見所以如此立贈柔之詩曰窮冬到鄉國正歲別京華自恨風塵眼常看遠地花碧幢還照曜紅粉莫咨嗟嫁得浮雲婿相隨即是家裴柔之荅曰侯門初擁節御苑柳絲新不是悲殊命唯愁別是親黃鶯遷古木珠履徙清塵想到千山外滄江正暮春元公與柔之琴瑟相和亦房帷之美也余故編録之

温裴黠

裴郎中諴晉國公次弟子也足情調善談諧舉子温岐爲友好作歌曲迄今飲席多是其詞焉裴君既入臺而爲三院所謔曰能爲淫艷之歌有異清潔之士也裴君南歌子詞云不是廚中串爭知炙裏心井邊銀釧落展轉恨還深又曰不信長相憶擡頭問取天風吹荷葉動無夜不搖蓮又曰簳蠟爲紅燭情知不自由細絲斜結網爭奈眼相鈎二人又爲新添聲楊栁枝詞飲筵競唱其詞而打令也詞云思量大是惡因縁只得相看不得憐願作琵琶槽郍畔美人長抱在胷前又曰獨房蓮子没人看偷折蓮時命也搉若有所由來借問但道偷蓮是下官温岐曰一尺深紅朦麴塵舊物天生如此新合歡桃核終堪恨裏許元來别有人又曰井底點燈深燭伊共郎長行莫圍碁玲瓏骰子安紅豆入骨相思知不知湖州崔郎中芻言初爲越副戎宴席中有周德華德華者乃劉採春女也雖羅嗊之歌不及其母而楊栁枝詞採春難及崔副車寵愛之異將至京洛後豪門女弟子從其學者衆矣温裴所稱歌曲請德華一陳音韻以爲浮艷之

一字宋本原空一格朱筆增入

美德華終不取焉二君深有愧色所唱者七八篇乃近日名流之詠也滕邁郎中一首三條陌上拂金羈萬里橋邊映酒旗此日令人腸欲斷不堪將入笛中吹賀知章祕監一首碧玉裝成一樹高萬條垂下綠絲絛不知細葉誰裁出二月春風是剪刀楊巨源員外一首江邊楊柳麴塵絲立馬憑君折一枝唯有春風㝡應惜殷懃更向手中吹劉禹錫尚書一首春江一曲柳千條二十年前舊板橋曾與美人橋上別恨無消息至今朝韓琮舍人一首枝鬭芳腰葉鬭眉春來無處不如絲灞陵原上多離別少有長條拂地垂又曰梁苑隨堤事已空萬條猶舞舊春風那堪更想千年後誰見楊花入漢宮雲谿子曰漢署有艷歌行匪爲桑間濮上之音也皆以雪月松竹雜詠楊柳枝詞作者雖多鮮覩其妙杜牧舍人云巫娥廟裏低含雨宋玉堂前斜帶風滕郎中又云陶令門前罥接離亞夫營裏拂朱旗但不言楊柳二字㝡爲妙也是以姚合郎中苦吟道傍亭子詩云南陌遊人廻首去東林道者杖藜歸不謂亭稱奇矣

## 瑯琊忤

王建校書爲渭南尉作宮詞元丞相亦有此句河南渭南合成二首矣時謂長孫翺朱慶餘各有一篇苟爲當矣長孫詞曰一道甘泉接御溝上皇行處不曾秋誰言水是無情物也到宮前咽不流朱君詞曰寂寂花時閉院門美人相對泣瓊軒含情欲說宮中事鸚鵡前頭不敢言元公以諱秀明經制策入仕（秀字子芝爲魯山令政有能名顏眞卿爲碑文號曰元魯山也）其一篇自述云延英引對碧衣郎紅硯宣毫各別床天子下簾親自問宮人手裏過茶湯是時貴族競應制科用爲男子榮進莫若茲乎乃自河南之喻也渭南先祖内宮王樞密盡宗人之分然彼我不均後懷輕謗之色忽因過飲語及桓靈信任中官多遭黨錮之罪而起興廢之事樞密深憾其譏詰曰吾弟所有宮詞天下皆誦於口禁掖深邃何以知之建不能對元公親承聖旨令隱其文朝廷以爲孔光不言溫樹何其愼靜乎二君將遭奏劾爲詩以讓之乃脫其禍也建詩曰先朝行坐鎭相隨今上春宮見長時脫下御衣偏得着進來龍馬每交騎常承密旨還家少獨奏邊情出殿遲不是當家頻向說九重爭遣外人知

巢燕辭

近日舉場爲詩清切而鄙元和風格用高徃式乎然由工用之不同矣章正字孝標對月落句去長安一夜千家月幾處笙歌幾處愁有類乎秦交去一種蛾眉明月夜南宮歌吹北宮愁章君章題之中頗得聲稱也元和十三年下第時輩多爲詩以刺主司獨章君爲歸燕詩留獻庾侍郎承宣小宗伯得詩展轉吟諷誠恨遺才仍候秋期必當薦引庾果重秉禮曹孝標來年擢第羣議以爲二十八字而致大科則名路可遵遁相礱礪也詩曰舊累危巢泥已落今年故向社前歸連雲大廈無棲處更望誰家門戶飛孝標及第正字東歸題杭州樟亭驛云樟亭驛上題詩客一半尋爲山下塵世事日隨流水去紅花還似白頭人初成落句云紅花眞笑白頭人改爲還似白頭人言我將老成名似花芳艷詎能久乎及還鄉而逝前有章八元後有章孝標皆桐廬人名雖遠而還不達矣後五十年來有閩川歐陽澥者四門詹之孫也賈陵陳羽李觀李絳韓愈王涯劉遵古崔羣馮宿李博等與四門同年其名流於海岳澥娶婦經旬而辭赴舉抗節不還詩去黃菊離家十四年又云離家

已是夢松年又去落日望鄉處何人知客情自憐十八年之帝鄉未遇知已也亦爲燕詩以獻主司鄭愚侍郎其詞雖爲朝賢稱歎尚未第焉澥詩曰

翩翩雙燕畫堂開送古迎今幾萬迴長向春秋社前後爲誰歸去爲誰來

題紅怨

明皇代以楊妃虢國寵盛宮娥皆頗衰悴不備掖庭常書落葉隨御水而流去舊寵悲秋扇新恩寄早春聊題一片葉將寄接流人顧況著作聞而和之既達宸聰遣出禁內者不少或有五使之號焉和曰愁見鶯啼柳絮飛上陽宮女斷腸時君恩不禁東流水葉上題詩寄與誰盧渥舍人應舉之歲偶臨御溝見一紅葉命僕搴來葉上乃有一絕句置於巾箱或呈於同志及宣宗既省宮人初下詔許從百官司吏獨不許貢舉人後亦一任范陽獲其退宮覩紅葉而吁怨久之曰當時偶題隨流不謂郎君收藏巾篋驗其書無不訝焉詩曰水流何太急深宮盡日閒慇懃謝紅葉好去到人間

羨門遠

紇干尚書㬈苦求龍虎之丹十五餘稔及鎮江右

乃大延方術之士乃作劉弘傳雕印數千本以寄
中朝及四海精心烧錬之者夫人欲點化金銀非
擬救於貧乏必期多蓄田疇廣置僕妾此謂貪婪
豈名道術且玄妙之門虛無之事得其要旨亦恐
不成況乎不得悉焚叅同契金訣者其言至也皇
甫大夫或曰王相公也在夏口日勤求藝術衙時有一道
士策杖躡屩直入戟門門人以廉使奉道不敢制
止安定公遽起而迎接道士則傲然不窺向竹而
吟曰積塵爲太山掬水成東海富貴有時乖希夷
無日攺絳節出崆峒霓衣發光彩古者有七賢六
箇今何在自謂我是一賢也訪其名姓曰黃山隱
府公未能明其眞僞請於宮觀願在牌亭得觀雲
水亞相曰斯人若是至道名利俱捐試令幹事軍
將持書送絹百疋錢一百千文至其所止山隱啓
緘析喜立修廻報遂乃脫其道服飾以青衿引見
謝陳禮度甚恭殊異初來傲睨之矣皇甫公判書
之末乃至盡刑曰道士黃山隱輕人復重財太山
將氿甌東海只容杯綠綬藏雲帔烏巾換鹿胎黃
泉六箇鬼今夜待君來雲谿子曰王子年之著書
也不脫後秦之難東方朔之知機也恐羅西漢之

仲郢 二字 双行小字

咎是喬松獨樂巢務不居若山隱者擬爲妖惑敢箴公侯死無于告致孫策鏡裏之殃來非許邁起劉恢舟中之顧足見凡愚黃山隱自貽之禍安定公明察之斷合其宜乎

金仙指

鄧州有老僧日食二鴟鳩僧俗共非之老僧終無所避當饌之際貧士求飡分其二足而食食訖老僧盥嗽雙鳩從口而出一則能行一則匍匐在地貧士驚怪亦吐其飡其鳩二脚亦生其僧後乃不食此味覩驗衆加敬乎號曰南陽鴟鳩和尚也與元縣西墅有蘭若上座僧常飲酒食肉羣輩皆效焉一旦多作大餅招羣徒衆入屍陁林以餅裹腐屍肉而食數啖不已衆僧掩鼻而走上座曰汝等能食此肉方可食諸肉自此緇徒因成精進也此事柳僕射仲郢在興元日覩驗之也寶志大師嘗於臺城對梁武帝喫鱠昭明諸王子皆侍側食訖武帝曰朕不知味二十餘年矣師何爲爾志公乃吐出小魚依依鱗尾帝深異之如今秣陵有鱠殘魚也且達人崇佛奉僧近亦衆矣若留守王僕射逢裴相公休鳳翔白中令敏中夏侯相孜崔僕射

安潛皆嚴飾道場躬自焚香執錢老而無倦焉然
諸貴達皆乃惡其過犯必不容貸焉李常侍續分
陝之日閭登城樓遥見二僧抱秩從寺門而出有
二鬼異狀隨僧後諦聽行過百步忽見一女子自
東而來二僧極目而送鬼乃俱怒拋砂石作旋風
左右或有見者遂召僧至問其所以具云初出寺
門共論經義尋有他言不敢隱諱伏藏公曰鬼神
重齋戒善惡必知二僧既還益加惕勵也岳牧李
員外膺羣玉校書者即岳牧從孫也昔來覲謁曾
與宴席李公曰吾徽士也識古知今視汝儕流只
如粟粒羣玉兢惶幾不朓於櫝辱其高懸如此有
天下名稱羣玉後過岳陽題詩曰昔年曾接李膺
歡遠泛仙舟醉碧瀾詩句亂題青草發酒腸俱逐
洞庭寬浮生聚散雲相似往事微冥夢一般今日
片帆城下過春風廻首涕欄干岳陽於奉釋之心
日無倦矣嘗撰清遠寺碑文甚得大理若僧有故
投綱羅者其不恕乎嘗斷僧結黨屠牛捕魚事曰
違西天之禁戒犯中國之條章不思流水之心輙
舉庖丁之刃既集徒侶須務極刑各決三十用示
伽藍襄州李八座翺斷僧相打云夫說法則不曾

敷坐而坐相打則偏袒右肩左肩領來向佛前而作偈言各答去衣十五以例三千大千又斷僧通狀去上歲童子二十受戒君王不朝父母不拜口稱貧道有錢放債量決十下牒出東界婺州陸郎中長源判僧常滿智真等同於倡家飲酒烹宰雞鵝等事云且口說如來之教在處貪財身着無價之衣終朝食肉苦行未同迦葉自謂頭陁神通何有淨名入諸婬舍犯爾嚴戒黷我明刑仍集遠近僧痛杖三十處死又斷金華觀道士盛若虛云本是樵童牧豎偶然戴幘依師不遊玄牝之門莫鑒丹田之義早闔懲犯苟乃包容作孽既多為弊斯乂常住錢穀唯貯私家三盞香爐不修數夕至於奴婢遍結親情良賤不分兒女盈室行齊犬馬一異廉愚恣伊非類之徒負我無為之教貸其死狀尚任生全量決若干便勒出院別召精潔主首務在焚修浙西韓相公晃斷法師雲晏等五人聚集賭錢因有喧諍云正法何曾執貝空門不積餘財白日既能賭摶通宵必醉鐏罍強說天堂難到又言地獄長開並付江神収管波中便是泉臺

蜀僧喻

雲谿子昔遁西霞峯厥氣方壯嘗遇玄朗上人者乃南泉禪宗普願大師之嗣孫也南泉之德業諸佛之支體維三經云即心是佛非心是道非心非道非道非心離佛離道即是一眞大師苟云心不是佛智不是道言其心有善惡智有利鈍心智兩非名爲究竟南泉既逝崔行檢貟外爲之銘曰百骸俱散一物常靈釋學徒服其簡妙也朗公或遇高才亡智者則論六度迷津三明啓道此滅彼往無榮絶辱也或有愚士昧學之流欲其開悟別吟以王梵志詩梵志者生於西域林木之上因以梵志爲名其言雖鄙其理歸眞所謂歸眞悟道徇俗乖眞也詩云歎狂得錢君莫羨得了却是輸他便來往報荅甚分明只是換頭不識面又曰天公未生我冥冥無所知天公忽生我生我復何爲無衣遣我寒無食令我飢還爾天公我還我未生時又曰我肉衆生肉形殊性不殊元同一性命只是別形軀苦痛教他死將來作已須莫教閻老斷自想意何如又曰多置莊田廣修宅四隣買盡猶嫌窄雕牆峻宇無歇時幾日能爲宅中客造作莊田猶未已堂上哭聲身已死哭人盡是分錢人口哭元

來心裏喜又曰麤行出家兒心中未平實貧齋行
則遲富齋行則疾貪他油煑餹我有波羅蜜飽食
不知慙受罪無休日又曰不願大大富不願大大
貧昨日了今日今日了明晨此之大大因所願只
如此眞成上上人又曰良田収百頃兄弟猶工商
却是成憂惱珠金虛滿堂滿堂何所用妻兒日夜
忙行坐聞人死不解暫思量貧兒二畝地乾枯十
樹桑桑下種粟麥四時供父娘圖謀未入手祇是
顧飢荒結得百家怨此身終受殃又曰本是屎屎
袋強將脂粉塗音茶凡人無所識嗔作一團花相牽

入地獄此㝡是寃家又曰生時不共作榮華死後
隨車強叫喚齊頭送到墓門迴分你錢財各頭散
又曰衆生頭兀兀常住無明窟心裏唯欺謾口中
佯念佛世無百年人擬作千年調打鐵作門閇鬼
見拍手笑家有梵志詩生死免入獄不論有益事
且得耳根熟白紙書屏風客來即與讀空飯手捻
鹽亦勝設酒肉勸君莫殺命背面被生嗔喫他他
喫汝輪環作主人又曰照面不用鏡布施不須財
端坐念眞相此便是如來大皮裏大樹小皮裏小
木生兒不用多了事一箇足省得分田宅無人橫

煎蹙但行平等心天亦念孤獨我身雖孤獨未死
先懷慮家有五男兒哭我無所據哭我我不聞不
哭我亦去無常忽到來知身在何處又曰世間何
物貴無價是詩書了了說仁義愚夫都不知深房
禁婢妾對客誇妻兒青石甃行路未知身死時

雜嘲戲

萬彤雲爲白太傅所知後遊梓州累爲閬人覲阻
爲詩以獻盧尚書弘宣范陽公怒閽者而禮萬生
焉詩曰荷衣拭淚幾回穿欲謁朱門抵上天不是
尚書輕下客山家無物與王權夔州游使君符邀
客看花而不飲至今荊襄花下斟茶者吟此戲焉
盧子發白帝城頭二月時恐教清醒看花枝莫言
世上無袁許客子由來是相師詠螃蠏呈淛西從
事皮日休未遊滄海早知名有骨還從肉上生莫
道無心畏雷電海龍王處也橫行又題金錢花陰
陽爲火地爲爐鑄得金錢不用模謾向人前逞顏
色不知還解濟貧無鄭愚醉題廣州使院似識前
政數年百姓受飢荒太守貪殘似虎狼今日海隅
魚米賤大須慚愧石留黃擬權龍褒體贈鄠縣李
令及寄朝右李乃因病休官鄠縣李長官橫琴膝

上弄不聞有政聲但見手子動李日新題仙娥驛
詩曰商山食店大悠悠陳黯䭔饠古餘頭更有臺
中牛肉炙尚盤數臠紫光毬賀祕監顧著作吳越
人也朝英慕其機捷競嘲之乃謂南金復生中土
也每在班行不妄言笑賀知章曰鈒鏤銀盤盛蛤
蜊鏡湖蓴菜亂如絲鄉曲近來佳此味遮渠不道
是胡兒顧況和曰鈒鏤銀盤盛炒蝦鏡湖蓴菜亂
如麻漢兒女嫁吳兒婦吳兒盡是漢兒爺張祜客
於丹徒有朱壇者輕佻侮慢祜之篇詠後壇與祜
卷欲其潤飾之祜乃戲簡二十字欣而不悟厚爲
餞別馬昔人有玉盌擊之千里鳴今日覩斯文盌
有當時聲溫州顏郎中儒士也不知弧矢之能張
祜觀其騎獵馬上以詩戲之曰忽聞射獵出軍城
人着戎衣馬帶纓倒把角弓呈一箭滿山狐兎當
頭行張祜爲冬瓜堰官憾其牛戶無禮責欲鞭笞
無不取給於其中也然無倦秀才居多職事皆怯
於祜錢塘酒徒朱沖和小舟經過祜令語曰張祜
前稱進士不亦難乎沖和乃自啓名而贈詩嘲之
祜平生傲誕至於公侯未如斯之挫也詩曰白在
東都元已薨蘭臺鳳閣少人登冬瓜堰下逢張祜

牛屎堆邊說我能韋鵬翼戲題盱眙邵明府壁豈
肯閒尋竹徑行却嫌絲管好蛙聲自從煮鶴燒琴
後背却青山卧月明樂營子女席上戲賓客量情
三木乃書牓子示諸妓去嶺南掌書記張保胤緑
羅裙上標三棒紅粉腮邊淚兩行叉手向前咨大
使遞廻不敢惱兒郎時謂張書記文彩縱横比之
何遜人材瓌偉有似玄宗及罷府北歸留詩戲諸
同院閽者莫不大咍詩曰憶昔前年富貴時如今
頭惱尚依俙布袍破後思宮内錦袴穿時憶御衣
鶻子背鑽高力士嬋娟䪜畫太真妃如今憔悴離

南海恰似當時幸蜀歸蒲田縣有染家家富因醉
毆兄至高標十木既歸鄉親爲會有柳逢秀才旅
遊掇席主人不樂柳生怒而題壁染人遂與束帛
贖其詩紫緑終朝染因何不識非蒲田竹木貴背
負十柴歸浙東孟簡尚書六衙按覆囚徒其間一
人自曰魯人孔顒獻詩啓云偶尋長街柳陰吟詠
忽被都虞候拘縲數日責以罪名敢露血誠伏請
申雪孟公立以賓客待之批其狀曰薛陟不知典
教豈辯賢良驅遣健徒憑陵國士殊無畏憚輒恣
威權䪜成刺許之賓何異吠堯之犬然以久施公

効尚息杖刑退補散將外鎮收管孔生詩曰有箇將軍不得名唯教健卒唱書生尚書近日清如鏡天子官街不許行池州杜少府慥亳州韋中丞仕符二君皆以長年精求釋道樂營子女厚給衣糧任其外住若有宴飲方一召來柳際花間任爲娛樂譙中舉子張魯封爲詩謔其賓佐兼寄大梁李尚書詩曰杜叟學仙輕蕙質韋公事佛畏青娥樂營却是閑人管兩地風情日漸多戲酬張十五秀才見寄池亳二州之事宣武軍掌書記李晝秋浦亞卿顏奴子譙都中憲老東門如今柳巷通車馬



唯恐他時立棘垣題大梁臨汴驛進士姚嵘近日侯門不重才莫將文藝擬爲媒相逢若要如膠漆不是紅粧即撒灰麻衣黎瓘者南海狂生也遊於漳州頻於席上喧酗鄉飲之日諸賓悉赴客司獨不召瓘瓘作翻韻詩贈崔使君坐中皆大笑崔使君馳騎迎之詩曰慣向溪邊折柳楊因循行客到州漳無端觸忤王衙押不得今朝看飲鄉

## 窺衣帷

元丞相載妻王氏字韞秀（王緒相公之女維右丞之姪）初王相公鎮北京以韞秀嫁元載歲久而見輕怠韞秀謂

夫曰何不增學妾有奩幌資裝盡爲紙墨之費王
氏父母未或知之親屬以載夫妻皆乞兒獸薄之
甚元乃遊秦爲詩別韞秀曰年來誰不猒龍鍾雖
在侯門似不容看取海山寒翠樹苦遭霜霰到秦
封妻請偕行曰路掃飢寒跡天哀志氣人休零離
別淚攜手入西秦元秀才既到京屢陳時務深符
上旨肅宗擢拜中書王氏喜元郎入相寄諸姨妹
詩曰相國已隨麟閣貴家風第一右丞詩笄年解
笑明機婦恥見蘇秦富貴時元公肅宗代宗兩朝
宰相貴盛無比廣葺亭臺交遊貴族客候其門而
或聞阻王氏復爲一篇以諭之曰楚竹燕歌動畫
梁春蘭重換舞衣裳孫弘開館招嘉客知道浮榮
不久長元公於是稍減矣太原內外親族悉來謁
賀者衆矣韞秀置於閒院忽因晴霽日景以青紫
絲條四十條條長三十丈皆施羅紈綺繡之飾每
條條下排金銀爐二十枚皆焚異香亘其服乃
命諸親戚西院閒步韞秀問是何物侍婢對曰今
日相公及夫人曬曝衣服王氏謂諸親曰豈料乞
索兒婦還有兩事蓋形軀衣也於是諸親羞赧稍
稍而辭韞秀每分衣服飾於他人而不及於太原

之骨肉也且曰非見不禮於姑婦其奈當時見辱乎洎元公貪悋爲心竟招罪戾臺閣彈奏而亡其家韞秀少有識量節槩固高丞相巳謝上令入宮備彤筆箴規之任歎曰王家十三娘二十年太原節度使女十六年宰相妻誰能書得長信昭陽之事死亦幸矣堅不從命或曰上宥連罪或云京兆笞而斃矣

## 閨婦歌

朱慶餘校書既遇水部郎中張知音遍索慶餘新製篇什數通吟改後只留二十六章水部置於懷抱而推贊歟清列以張公重名無不繕錄而諷詠之遂登科第朱君尚爲謙退閨意一篇以獻張公張公明其進退尋亦和焉詩曰洞房昨夜停紅燭待曉堂前拜舅姑粧罷低聲問夫壻畫眉深淺入時無張籍郎中酬曰越女新粧出鏡心自知明艷更沉吟齊紈未足人間貴一曲菱歌敵萬金朱公才學因張公一詩名流於海內矣

雲谿友議卷下　校一過

康熙甲戌中秋馮本

宋本此行在下半頁第二行

東京圖書館藏